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英〕托马斯·孟 著





1.31
625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英〕托马斯·孟 著

袁南宇 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英〕托马斯·孟著

袁南宇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12

1965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5月北京第5次印刷　　字数76千

印数 3,100册　　印张3　插页4

(60克纸本)定价：0.50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 出版說明

托馬斯·孟(Thomas Mun, 1571—1641)，是晚期重商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英国的大商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著有《論英国与东印度的貿易》(1621年出版)。这本《英国得自对外貿易的財富》是他对前書加以徹底改写以后于1664年出版的。

我們知道，重商主义是古典經济学产生以前出現的一种經济思想，它反映着資本主义前驅者商业資本家的观点。当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沒有确立起来，产业資本还剛剛发生，在經济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商业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商业資本促进了封建主义的自然經济的解体和国內外貿易的发展。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商品貨幣关系，商业資本家还要求采取一系列的經济措施，重商主义就是这些措施在理論上的表現。

重商主义分早期的和晚期的两种。晚期的重商主义产生在商业資本发展的較高阶段，因此，它的观点比早期重商主义成熟。这种观点，在托馬斯·孟的这本書中得到了系統的反映。

商业資本的財富采取貨幣的形态，因此托馬斯·孟和一切重商主义者一样，把財富和貨幣等同起来，他認为，貨幣的增加就意味着財富的增加。早期重商主义把財富直接看成是金銀，以为金銀鑄幣儲存得愈多，国家就愈富，因而反对貨幣輸出。托馬斯·孟的看法不同。他認为，为要增加貨幣財富，必須把貨幣投入流轉。他說:"貨幣产生貿易，貿易增多貨幣，"因此，投入流轉的貨幣愈多，事情就愈好。但是，把貨幣投入国內市場，并不能增加国家財富，因为国內商品流通的結果，"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只有把貨幣輸出国外，发展对外貿易特别是轉口貿易，依靠

賤买貴卖使更多的貨幣流入本国，才能使国家富足。所以他說："对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們必須时时謹守这一原則：在价値上，每年卖給外国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为多。"为此，他反对禁止貨幣輸出的法令，主張采取一系列扩大商品輸出的措施（如发展制造出口品的部門）。

商业資本活动的范圍是流通領域，因此托馬斯·孟考察的对象只限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資本运动时的表面現象"（馬克思：《資本論》）。他不可能发現資本主义生产的本質。在他看来，流通是財富的直接来源，而生产只是創造財富的前提。但是，他的著作中包含有許多有意义的东西。它明显地表达了新兴資产阶級发展商品貨幣关系的願望。它指出，資本家眼里的財富不是使用价値，而是交換价値，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貨幣，这就"用粗率而天眞的形式，吐露了資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即它的服从于交換价値的支配"（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它指出貨幣能够通过流通而增殖，实际上就表明了貨幣不但是流通手段，而且具有資本的职能（虽然托馬斯·孟把資本局限在貨幣形态，而且不能加以科学的解釋）。因为托馬斯·孟和其他重商主义者这样地开始了資本主义經济現象的探究，馬克思肯定了重商主义是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論考察。

馬克思指出，托馬斯·孟的这本書，在它出版以后的一百年当中被看作是"重商主义的圣經"。它有助于讀者理解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了解科学的政治經济学的前史。因此我們把它翻譯出版，供讀者研究参考。

商务印書館編輯部

1959年9月

*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MACMILLAN AND CO.
NEW YORK. 1895

根据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895 年版译出

#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全才的对外貿易商人所必需的各种品質 …………………… 1
第二章　使王国致富和增加我們財富的手段 ……………………………… 4
第三章　增加我們的商品输出和減少我們对于外貨的消費的特殊途徑和手段 ……………………………… 5
第四章　输出我們的貨幣借以换得商品乃是增加我們財富的一种手段 ……………………………… 13
第五章　对外貿易是提高我們的土地价格的唯一手段 …………………… 19
第六章　西班牙的現金，不能因为在西班牙国內所頒布的任何禁令就不流入其他国家 ……………………………… 21
第七章　对外貿易的各种利益 ……………………………… 25
第八章　提高或贬低我們的幣值，既不能使国家增多現金，也不能防止現金输出 ……………………………… 27
第九章　准許外幣以高于其实值的比率与我国本位貨幣兌换并在我国通用，不会增多我們的財富 ……………………………… 30
第十章　使外国人遵守現金使用法令并不能增加或保全我們的現金 ……………………………… 32
第十一章　勒令输出魚、谷物或軍火的商人将售价的全部或一部以貨幣形态带回，并不能增多我們的現金 ……………………………… 35
第十二章　在国內或海外以匯票交款或收款时贬低我們的幣值，并不能減少我們的財富 ……………………………… 37
第十三章　專营外匯的商人不能增加或減少我們的財富 …………………… 41
第十四章　銀行家与匯兌商人們所能貢献出来的赫赫功績 ………………… 42
第十五章　論在我国存在的一些浪費現象和弊病，虽然它們不会損害我們的貿易和財富 ……………………………… 57
第十六章　如何公正地筹得国王的收入和进款 ……………………………… 61
第十七章　强大的国王是否必須积累財富 ……………………………… 65
第十八章　一个国王每年适于积累多少財富 ……………………………… 68

第十九章 論来自自然財富和人为財富的某些不同的結果 ……………………71
第二十章 可以編制我們的对外貿易平衡表的慣例和方法 ……………………84
第二十一章 根据一切討論过的有关現金輸出或輸入問題的結論 ……………………88

# 第一章　一个全才的对外貿易商人所必需的各种品質

我們对于祖国的关怀和服务，与其說是在于了解别人应尽的义务，还不如說是在于熟練地搞好我們自己的工作。所以(我的兒喲)，現在我应当对你說一些有关商人的事情，因为我希望将来在适当的时候，讓你投身于这项职业。可是在我的話里，并沒有要你向上爬的意思，虽然我把你列在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因为商人肩負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財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这种工作所得的荣誉与所負的責任同样巨大，应該以極大的技巧和責任心去履行才好，这样，私人的利益才会常常跟着公共利益而来。因为这种职业的高貴性質或者可以更有力地激起你的願望与努力，去获得那些可以将它干好的能力，我願意簡括地写下一个全才的商人所要具备的那些优秀品質：

既然能够知道别人在他們的职位里所做的一切是可嘉的，所以不知道我們自己的行业里的种种职責是一种大大的耻辱。

1. 他应該擅長書法、算术和会計，才能使用那种仅仅在商人間所采用的可貴的复式簿記；同时他还要精通各种租船合同、提單、發票、契約、匯票和保險單等的規例和形式。

2. 他应該知道一切外国、尤其是与我們有貿易关系的国家的各种度量衡与各种貨幣，并且对于貨幣不但要知道它們的各样大小的面值，而且还要知道它們在重量和成色上，与我国的本位貨幣作了比較之后所求得的实值，否則他就不能妥善地处理他的事务。

3. 他应該知道各种商品向某些国家并从某些国家輸出或輸入时所应交納的关稅、通行稅、一般賦稅、各种征課、护衛費以及其他費用。

4. 他应該知道各个国家有哪些商品是綽有余裕的，有哪些貨物是缺少的，同时也应了解这种貨物的供应情况怎样，它們是从哪里来的。

5. 他应該了解并密切注意从一个国家用匯票寄款到另一个国家的匯兌率，这样他才能更好地处理他的事务，并且尽可能有利地将他的一切款項匯回并且在本国收款。

6. 他应該知道在某些国家有哪些貨物是禁止出口或禁止进口的，否則他在处理他的事务时就不免要遭受很大的危險与損失。

7. 他应該知道根据什么运价与条件在他的船上装运貨物，并应将他往来于国家与国家間的冒險事业加以保險。同时他还应該熟悉，在遇到可能使船舶或貨物或船貨二者遭受損坏或損失的不測事件时所要援用的国內外保險机关的章則、規定和慣例等。

8. 他应該知道建造和修理船舶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的好坏和它們的价格，以及其各种做工的好坏，同时还要知道桅杆、纜蓬、繩索、火炮、食料、軍火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儲备材料的質量和价格；此外，他还应知道船長、高級船員和水手們的一般工資，因为以上的一切都是与一个身为船主的商人有关系的。

9. 他应該(因为在不同的时候，有时要以一种商品作买卖，有时要以另一种商品作买卖)对于一切商品或貨物，一概具备相当的、即使不是完全的知識，就象是各行

各业的內行。

10．他应該从他在海上航行的經驗里学得航海技巧。

11．既然他是一个旅行家，有时要住在外国，他就应該能說几种語言，并留心观察外国王公們的經常收入与支出，以及他們的海陆实力，他們的法律、風俗、政策、礼节、宗教、艺术等等，同时还能为祖国的利益着想，随时将这些問題提出报告。

12．最后，虽然这样的一个商人毋需是一个頗有学問的学者；但他（至少）也須在青年时代学好拉丁語，这将使他在其他一切的努力上有更强的能力。

这样，我就已經約略对你指出了你应当努力学习的榜样，也就是具有各种能力的商人的面貌；商人所应具有的能力确是如此，并且种类很多，所以我覚得再沒有其他职业会涉及更多的世俗知識了。无可否認，在威尼斯、盧加、热那亞、佛罗棱薩、尼德兰和基督教国家的其他一些地方的最优良的政府里，也表現出商人們的才能。就是在最不重視他們的国家里，他們的技能与知識尙且往往为占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們所借重：所以，有些人拒絕听取他們的建議和意見（甚至是已經印在書上的），使他們在对于国家可以致富或致貧的运籌决策方面爱莫能助，而事实上正象我将在下文指出的那样，这是只有靠着商人們所掌握的貿易的秘訣才行的；这些人的行徑还不仅是粗暴而已。的确，在英国，許多商人就覚得他們这一項职业所受到的鼓励，比在别国为少。同时因为看到他們自身并沒有象他們的高貴职业所要求的那样，受到很好的尊重，因而为了这一重大原因，他們就不肯尽心竭力，以

求在他們的职业上达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这个王国里的貴族也就不肯象在别的国家那样，世代相承地从事这一項职业，以求大大地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他們的声名和家族的地位。旣然我們最为富有的商人們的声名在他們死后即将消灭，承襲了遺产而成为富翁的兒子，也就看不起他父亲的职业，以为做一个乱花产业的紳士（虽然只不过是虛名），也比繼承父业做个勤恳的商人来維持和增进他的家产更为光荣。但是現在我們对于商人旣已嘉奖过了，我們接着就要談一談他的实际工作，或者至少也要談一談关于他替本国带来財富的那部分工作。

勤劳努力的生活所享有的荣誉与利益，远远超过由于缺乏品德而把一份大遺产消耗淨尽。

## 第二章 使王国致富和增加我們財富的手段

虽然一个国家可以由所得的礼物或由購自他国的貨物而增加財富，但是这些事情到底在什么时候会發生，乃是沒有把握的，也是无足輕重的。所以，对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們必須时时謹守这一原則：在价値上，每年卖給外国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为多。我們可以假定，这个王国获有布匹、鉛、錫、鉄、魚类和其他国产品的充分供应，另外每年尙有价値二百二十万鎊的剩余貨物輸往外国；靠着这笔出口，我們能够从海外买到并輸入价値約二百万鎊的外国貨物，以供我們使用和消費。我們在貿易上遵循着这种慣例去做，就稳稳地可以保証我們的王国每年一定会增多二十万鎊的財富，并且一定是大部以現金的形

对外貿易是我們的財富的准則。

态带回祖国；因为在我們所出口的貨物里既然有一部分沒有以貨物的形态换回一些东西，它必然就会以現金的形态被带回本国。

在这一方面一个王国的財貨中所發生的事情，正如在一个私人的財产里發生的一样。假定某一个私人每年有一千鎊的进款，并且在他的錢櫃里还有二千鎊的存金；倘使这样一个人由于生活奢侈，每年竟要化一千五百鎊，那么他的全部存金将在四年之內就化光了；在同样的时期，倘使他采取了一条节約的途徑，只化五百鎊一年，那么他的这一笔存金就将加倍了。这一准則就是在一个国家里也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在我以后要說到的（不甚重要的）一些情况中，我将指出，应由什么人和用什么方法結算出这个王国每年的賬目差額，甚至能够随时使政府知道，我們与外国的貿易盈亏如何。但是我要先說明一下使出口貨物增多和进口貨物减少的一些途徑和手段。在做了这番工作之后，我就要提出其他一些正面的和反面的論証，使我在这里所說的話更为有力，并且借此还可以指出，通常認为可以增加我們王国的財富的其他一切手段，是完全不中用的，只是无稽的謬論罢了。

## 第三章　增加我們的商品輸出和减少我們对于外貨的消費的特殊途徑和手段

一个国家用以抵付一切外国貨物的收入或財物，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为的。自然的財富，只不过是限于我們能够从自用品和必需品中节省下

来而輸出到国外去的东西。人为的財富，就是我們的工业品和我們勤勤恳恳地用外国商品經营貿易而来的。对此，凡是将有助于我們正要准备探討的問題的，我将一一叙述如下。

1. 第一，虽然我們这个王国已經是得天独厚，但是还可以在絲毫也不妨碍其他已耕地的現有收入的条件之下，利用荒地(无边无限的荒地)。从而我們便可以自行供应現在还需要向别人去买的苧麻、亞麻、繩索和烟叶以及其他各种貨物，同时我們制止这些貨物入口，可以免得加重我們的損失。

2. 如果我們認眞节約，在飲食和服飾方面不要过多地消費外国貨，同样地也可以减少我們的进口貨。在这一方面，因为風尙屢变，經常更改，所以大大增多了浪費和开支；这类恶習現在在我們之間确是駭人听聞，較先前的时代尤甚了。可是，如果我們也实施其他一些国家所严格执行的防止我們所說的那种过分浪費的良好法律，这种恶習或許就可以很容易地糾正过来。同时，这些国家还以自己的产品供应自己的需用，以抵制别国商品入口，而无須在与他国的商业交往上加以禁止或获罪于人。

3. 在我們出口的貨物里边，我們一定不可以仅仅注意到我們自己所多余的东西，而是还必須考虑到我們的邻友們的必需品；就是他們所不需要的以及尙未在别的地方加工制成的东西，我們也应(除了出售原料之外)尽量加工制造俾得从中取利，而且还要将售价提高到不致因价高而使出售量减少的程度为止。但是，我們所富余的商品，固然可以供应别的国家的人們，可是他們也可以从其他的国家获得同样的东西，或者是采用其他地方的一

些类似的貨物，那么，就会使我們的出口減縮，而他們并不会感到不方便。在这种場合之下，我們必須尽可能地減低价格，而不讓这种貨物失去銷路。因为，从近年来的良好經驗中我們知道，由于我們能够在土耳其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我們的紡織品，所以我們已經大大地增加了它的銷路，而威尼斯人的紡織品却因为索价較高，在那些国家里已經沒有什么銷路了。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几年以前，当时我們的紡織品因为羊毛价格过高以致价格奇昂，因此我們輸出到外国去的衣服至少減少了一半，其后也只是因为羊毛和紡織品价格大落，才能够(很接近地)再行恢复。我們知道，这些貨物和其他一些貨物，因为減价百分之二十五，使私人收入蒙受了損失，却使出口量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使社会受到利益。因为在紡織品貴的时候，别的国家就立即要从事衣着的制造，并且我們知道它們做这种工作，并不缺乏技巧或原料。但是当我們減低价格的时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們从这門行业中赶出去，而当我們再行提价的时候，它們便也会再施故技以資挽救。所以通过这种更迭情形，我們就可以知道，不顧情況只是希冀从我們的貨物上得到更大的收入是徒劳无益的；而我們要注意的，乃是小心謹愼和孜孜不倦地将我們的努力放到时間上去，决不偷工减料，做好我們的紡織品和其他工业品，使之获得更大的重視和使用。

在有些时候国家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私人所获的收入却是极少的。

4. 我們的出口貨物，倘使是用我們的船自运出去的，也是可以大大提高价値的，因为这样我們不但会得到貨物在本国的售价，还可以加上商人的利潤，保險的費用以及将它們运往海外的运費。例如，倘使意大利的商人，乘着他們自己的船，到我們这里来購买我們的谷物、熏青

魚、或其他东西，就这个实例来說，通常国内的价格是一夸特小麦二十五个先令和每桶熏青魚二十个先令；那么倘使我們自己将这些貨物运往意大利，前者就可以卖到五十个先令，后者卖到四十个先令；王国的貨物在推銷或出售上就有这样大的差額。并且，虽然我們应向一切外国人开放貿易，任其自由进行进口和出口业务，然而在許多地方，食料和軍火的出口不是受到禁止，便至少是受到限制的，只許在这些貨物充裕的地方的人和航运业經营此項出口。

5. 我們对于自己的自然財富的消費，如能加以节約，同样也能增多我們每年对于外人的輸出量。并且，如果我們想要講究穿着的話，我們也要用自己的原料和成品，如紡織品，花边，刺綉，抽紗刺綉等；因为富翁們的鋪張浪費，尙可以使貧民有就业的机会。他們的劳动虽然是这样一种性質的，可是如果是为了替外国人制造这些东西的話，那么对于本国定会更为有利。

6. 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皇上領海里的漁业，乃是我們的自然財源，并且这一企业除了付出劳动外，是无須化費什么的；荷兰人正是乐意付出这种劳动的，他們由于以我們的魚供应基督教国家的許多地方而每年取得極大的利潤；同时他們还靠着我們的魚換得并供应他們所需要的外国貨物和貨幣，还借此維持了大批的海員和航运事业。而关于这一种重要业务的特殊管理方法，我們还可以長篇大論地来說明它。我們在新英格兰、佛吉尼亞、格林兰、撒姆尔群島和紐芬兰的捕魚場地，也是屬于同类性質的，那些地方有着大量的富源和工作机会，可以使許許多多的貧民得以就业維持生活，并且可

以增进我們正趨衰落的貿易。

7. 專为来自外国的谷物、靛青、香料、生絲、棉花或一切其他商品設立一种貿易場所或貨棧，使这些貨物由此再行出口到需要它們的地方去，便可以增加航运、貿易、現金和国王的关稅收入。这种做生意的方法，就是使威尼斯，热那亞，荷兰和比利时等低地国以及有些别的地方的地位得以提高的主要手段，而英国所处的地位是最便于达成这一目的的，因为我們要这样做，只要自己勤劳努力，此外别无所需。

有些国家是怎样致富的。

8. 我們还应該看重和扶植我們在偏僻地区或非常遙远的国家里的一切貿易，因为这样除了發展航运业务和增多海員人数以外，把貨物輸送到那里，再在那里运貨物回来，还可以替国家带来远較我們对于近邻地区的貿易为大的利潤。譬如举例来說，假定胡椒在这里是經常值二个先令一磅，倘使它是从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那里購来的，那个商人在那里或者要付二十个辨士一磅，而他从这樁交易里便很可以賺一笔錢了；但是，倘使这一批胡椒是他从东印度采購来的，那么他所付的貨价每磅最多一定也不会超过三个辨士。这样便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不但可以供应我們自用，而且我們每年还可以把很大的一部分(从这里)运到許多別的国家去，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因此这是了如指掌的事实，我們在这些印度的商品上所得到的財富，是大于出产它們的国家和本来拥有它們的那些人民的，这些商品本是他們的国家的自然財富。但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点，我們必須将国家的利益与商人的利潤分别清楚。虽然我們的国家对于胡椒所付之价，并不多于上面所說之价，同时我們的国家，对于任何

我們的国王和王国的最有利的貿易是在东印度的买卖的比例上。

我們从印度商品里得到的利潤大于印度人自己所得到的。

一种分清王国的利益和商人的利潤的看法。

其他購自外国各地的商品所付之价，也并不多于外国人所收到之价；但是商人所付出的，不但是貨价一項，而且还有运費、保險費、关稅以及其他在这些遙远的航程之中的極大花費。可是在王国的总賬里边，这些都只不过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彼此調款，对于王国的財物来說并无損失，同时与此应一塊考慮到的，有助于我們其他方面的貿易的，就是我們通往意大利、法兰西、土耳其、东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最为优越的航运事业，使我們能将每年从东印度采办来的貨物都运到和卖到那里去。这很可以使我們鼓起勇气，竭尽全力来維持和扩大这一与公共財富、实力和幸福有重大关系的偉大而高貴的事业。(这样地)靠着别国的財物而發了財，与靠着勤劳努力而增多我們自己的資財比起来，并不見得是不光荣和缺乏判断力的，特别是在后者的增进乃是由前者助成的时候，例如我們在东印度發見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們由于买卖大量的錫、紡織品、鉛以及其他商品，在那些从前并不用我們的貨物的国家里的銷售量也日漸增加了。

9. 輸出貨幣与輸出貨物同样都是很有利的，因为輸出的貨幣也是用在貿易上的，所以它也会增多我們的財富，但是，为了弄清楚起見，我将在下一章里对此詳細加以叙述。

10. 国家如果对于一切用外国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如天鵝絨和其他各种刺綉絲綫、粗絨、捻絲等免去关稅，乃是明智和有利的。那样，很多貧民便可以受雇就业，并且还可以大大增加我們每年輸出到别的国家里去的貨物价值，同时(为要达此目的)就要輸入更多的外国原料，結果是增进了皇上的关稅。我还記得这里仅仅在外来生絲

的繞絲和搓絲的工作之中，就有了显著的發展，在三十五年之內，据我所知，該业并未在倫敦市区和郊区雇用过三百名以上的工人，而現在根据皇上的貿易員司在审愼的調查之后提出的可靠的报告，該业竟已雇用一万四千个人从事工作了。而且可以肯定，倘使上面所說的这些輸往外国的商品，可以从这里免稅出口的話，那么这种制造业还会大大發展，同时在意大利和荷兰的这种制造业就要相应减縮。但是倘使有人提出荷兰的格言——活着罢，并且也讓別人能活，我就将回答說，荷兰人竟将他們自己的格言置之不顧，不但在这些王国里边侵犯了我們的生活，而且还要在我們进行貿易的其他外国地方（在他們势力之下的），对我們的合法的謀生途徑加以阻碍和毁灭，从我們口里夺去面包。我們要防止这种行为，便决不能只是設法躲避，就象近年来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所做的那样，那使我們这个素有声名的国家的荣誉受到了損害和侮辱。我們似应效法先人，走上更能使上蒼喜悅和更符合我們往昔的盛誉的严肃而可尊敬的途徑。

11. 对于国产品不要課以过重的关税也是很必要的，这样免得使外国人嫌这些商品价格昂貴而影响了銷路。尤其是輸入的外国貨物，凡是又要再运出去的，就应該予以照顧，否則这样的貿易（可以替公共財富带来很多好处），非但不能繁荣起来，而且还难以立足。但是这种外来貨物，如果是要在本国消費的，那就可以征課得重一些，因为这在貿易差額上会使王国处于有利地位，并且由此也可使国王，从他的每年入款里，积累更多的財富。至于这一特殊之点，我拟在适当的地方更詳尽地加以叙述，我在那里将指出，一个国王可以很方便地积累多少金錢

而于他的百姓毫无損害。

12．最后，对于一切的事物，不論是自然的或人为的，我們都必須竭尽所能以求获得最大的效果。并且因为靠技艺生活的人，是远比种果实的能手多得多了，所以我們应該更加小心謹愼地使这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能够努力工作，盖国王和王国的最大力量和富源，就是从他們的身上来的。因为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意大利人雇用了較多的一批人，由于这些人的勤劳努力和加工来自西西里亞王国的生絲而获得的金錢，就比西班牙的国王和他的屬民从这一丰富的产品获得的收入为多。在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自然产物，并不能使我們获得象我們的工业那样多的利潤的时候，試問我們还要再找什么例証呢？因为在矿藏里的鉄砂的价值，倘使与經过以下的程序——采掘，熔煉，运銷，买进，卖出，鑄造大炮、步槍和其他許多在战爭中用作进攻和防御的器械，或制成鉄錨、螺栓、大釘、小釘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專供船舶、房屋、二輪馬車、四輪馬車、犁和其他耕具之用——之后的价値相比，就显得沒有多大价値了。請将我們的羊毛与需要剪毛、淸洗、梳理、紡、織、浆、染、整理以及其他种种修整工作的紡織品一比，我們就将發覺这些技艺的确可以比自然財富带来更大的利益，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这样的例子，但我无須再討麻煩，因为我如果对上述的这个或那个例子加以詳述，我将可以找出充分的材料来写成一本大書。但是我的全部希望，只不过是要証明我所簡要明了地提出来的意見罢了。

# 第四章　輸出我們的貨幣借以換得商品乃是增加我們財富的一种手段

这一論題与一般的看法如此分歧，甚至于非有許多有力的論証予以証明，才能为大众所接受。他們在眼見任何数量的金錢从祖国流出时，都会大声叫苦，一口就認定我們已經丧失这許多的財富了，并且这就是直接違反已有長久历史并集中这个王国的智慧在国会制定和批准的法律；不仅如此，他們还以为西班牙本身就是藏金之窟，可是連它都要禁止現金出口，当然也有某些仅有的例外。对于一切这些意見，我或者可以这样解答：就是威尼斯、佛罗棱薩、热那亞、荷兰与比利时等低地国以及其他許多地方，都是准許貨幣輸出的，它們的人民都是贊成的，并且还覚得因此而得到了很大利益。但是所有这些，只是爭吵一番，不能証明什么，所以我們一定要提出关于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那些理由来才是。

首先，我認为当然的是，除了通过对外貿易以外，我們就沒有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获得現金，这是任何一个有判别力的人所不能否認的，因为我們并沒有出产金銀的矿藏；而我已指出如何在經营我們所說的貿易上获得金銀，那就是要使我們每年出口的商品超过我們所消費的进口貨。所以，我們还要指出的，只不过是如何将我們的金錢加在我們的商品上面，使它們一塊兒輸往外国，从而我們可以获得更多得多的財富。

我們曾經将我們每年所消費的外貨的价值假定为二

百万鎊，并且假定我們出口的貨物是超过二百万鎊的，而我們所說的这个超額的部分要以金銀的形态带回本国結清帳目。但是現在假使在我們原有的出口貨物之外，再加上三十万鎊的現款，（恐怕有些人将說）虽然我們因此就将比以前多带回这样多的現款，試問我們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呢，因为我們明明以同等价值先行輸出了的。

对于这一点的答复是：在我們已經作好了商品出口的准备并且将我們所能节省下来的或我們所能吐出的一切貨物，都送到国外去时，不能說我們还应該再加上我們的金錢以便立刻去获取更多的金錢，而是先要买进更多的外国貨来扩大我們的貿易，等候时机到来的时候再把这些貨物輸出以大量增加我們的財富。

貨幣产生貿易，貿易增多貨幣。

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們的进口貨虽然每年都在增多，得以維持規模更大的航运事业和更多的海員，增进皇上的关税和其他利益，但我們对于外来貨物的消費，并未較前增多。所以，由于上述的現款輸出而带回来的、这里所說的加多了的商品，归根結底，仍将成为我們的一种出口貨，其价值远远大于我們上述的輸出的現款。茲举如下三个不同的例子以資証明。

1. 我姑且假定，我們将十万鎊現款航运到东方国家里去，購得凈重十万夸特的小麦装到船上，先运到英国存在倉庫里，等到售价最好的时候再将它又輸出到西班牙或意大利去，那么这批小麦在那些地方所得到的价款就不能少于二十万鎊，这样不但使那个商人成为一个有了余款的人，并且按着这个計算方法，我們看出我們的王国也已获得加倍的財富了。

2. 再举一例来說，倘使我們象这样在更加遙远的国

家里經营貿易，这种利潤恐怕就将更大得多了。譬如我們运出十万鎊到东印度去購买那里的胡椒运回本国，再从本国輸往意大利或土耳其，在那些地方至少一定可以获得七十万鎊。至于商人在那些長途航行里額外用在运輸、工資、食料、保險、利息、关税、征課以及其他等項的支出，仍然全部都是国王和王国所得的收入。

远处的貿易对于本国是最有利的。

3. 但是在那些航程既短貨物又貴所以利用航运也不多的情形之下，利潤就将少得多。譬如另以十万鎊在土耳其購买生絲，先行带回本国，然后再从本国輸往法国、荷兰与比利时等低地国或德国，这位商人就有厚利可圖了，虽然他只能在那些地方卖十五万鎊；这样，以这几次买卖的折中数目来說，我們所輸出的金錢就将以多于三倍之数回到我們这里。但是倘使还有人要反对，以为回到我們这里来的东西都是貨物而不是眞正的金錢，好象我們所付出的一样，那么，

答案(依照我們的首要原則)是，倘使我們每年对于外国貨物的消費量，并不多于我們在上面所假定的，并且我們的輸出量象上面所說的那样，由于用現款交易的方法而如此大增特增起来，那么所有一切順差或差額就只能以貨幣的形态，或以我們一定要再出口的貨物的形态，回到本国来；而再出口的貨物，也将成为使我們的財富增多的一种更为重要的手段，这是我們已經明白指出了的。

因为国家对于它的財物，正像私人对于他們的財产一样，不能因为他們有了貨物就断定他們不敢再冒險了，也就是不敢再拿出錢来做买卖了(因为这样是不近情理的)。他們一定还会再拿錢去換成貨物的，因为这样他們才能增多他們的錢，并且由于这种不間断的和規律的由

諺云：凡是有商品的人一年到头是有錢的。

一种东西换作另一种东西的变化，他們就逐漸富有起来了。而一旦他們乐意的話，便可以将全部財产都变换成金錢，因为有了貨物的人是不可能会缺錢的。

有种說法也是不对的，以为金錢就是貿易的生命，好像沒有了金錢，貿易就不可能存在似的；因为我們知道当世界上还只有少量的錢幣在流通的时候，就已有了交换或以貨换貨的大規模貿易了。意大利人和别的一些国家的人們，对于缺乏現金都有补救的办法，不致使他們的貿易因之而衰退或受到阻碍，因为他們使用轉賬的办法，而且还有公营和私营的銀行，只要在那里动一动笔，从一个人的名下把款轉到另一个人的名下，每天就可以毫不費力和滿意地将数目非常大的款項轉帳，同时，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将构成这种信貸的基础的大量現金作为商品，用之于对外貿易。并且在他們的国家里边，因为通过了以上所說的手段，他們就只需少量的貨幣用作日常开支，此外就别无多大用处了。所以我們要促成一种加快和加大的貿易，并不是要将金錢都保存在王国之內，而是要使外国需要和使用我們的貨物，同时使我們对于它們的商品的需要能够促进各方的吐出和吸进。倘使我們从前是貧穷的，而現在已經由于貿易而存了一些錢，并且决定将这笔錢仍旧保存在祖国之內，試問这样可以使别国对于我国商品的消費較前增多嗎，試問我們可以从而說我們的貿易是加速和加大了嗎？不，实际上它不会产生这样良好影响的。而且依照促成时間变更的眞正原因来看，恐怕与我們所指望的将适成其反；因为一切的人都承認，在一个国家之內，貨幣数量如果过多的話，就要使本国的商品更为昂貴。在个别的私人收入方面来說，固然这是

有利于他們的，可是在对外貿易数量方面来說，这是不利于国家的。因为錢多会使物价高，而物价高就会使它們的用途和消費量減少，正象我們在上一章明白指出的关于我們的紡織品的情形一样。这对于一些大地主們，虽然是难以忍受的教訓，但是对于全国来說，我相信这是我們所要留意的眞正的教訓，否則当我們靠着貿易賺到一些錢的时候，我們就会因为不拿我們的錢經营貿易而再失去了它。我知道在意大利曾有一个(享有盛名的)王公，斐迪南一世，卽多斯加尼的大名鼎鼎的公爵。他因拥有極大的財富，故能按極低的利息，将大量款項借給他的商人們，借以增进他的貿易。我自己就向他借过一万鎊用了一整年而并不給息，虽然他知道我立卽就要将此款以現金輸往土耳其的某些地方，專为屬于他的地方購买种种用品，因为他很知道这样的营业的結果，一定会(像一句老話所說的)口里叼着一只肥鴨回来的。这位显貴的和勤勉的王公，由于他对商人們的业务予以鼓励与优待的一番用心和关怀，結果就这样地促进了貿易，致使在一切屬于他的国土里边的貴族或紳士，几乎沒有一个不是自行經营或与人合伙經营貿易的。因此在这三十年之內，他的商埠莱亨的貿易，就大大增进，甚至使这个貧穷的小市鎮(我亲自知道它)，現在竟成为一个美丽和强盛的都市，成为所有基督教国家之中最以貿易著称的地方之一了。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从英国、荷兰与比利时等低地国以及其他地方来到这里的无数的船舶或商品，都几乎沒有办法从那里換回貨物去，所以只好从那里带回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带回去的現金。这对于这位偉大的多斯加尼的公爵和他的居民們来說，是获益非淺的，因为

他們之所以能够大大地富有起来，就是由于从一切邻国的商賈絡繹而来，云集該地，天天带来很多現款，以满足他們对于所說的那些商品的需要。幷且因此我們就看到，川流不息地进来的商品，一面要将他們的現金取走，一面却又川流不息地再替他們带回更多的現金。

还有一个或两个反对的理由，也是象所有其他理由一样的軟弱无力。那就是，倘使我們拿我們的錢去經营錢业，那么我們出口的貨物就将少了。这就好象一个人竟会說出最为荒謬的話一样，以为那些以前要用我們的紡織品、鉛、鋅、鉄、魚以及其他商品的国家，現在旣然要用我們的貨幣，就不能再用这些必需的东西了；換言之，就是等于說，我們的商人只会出口仍将依然如故而毫无增益的貨幣，而不願出口常常是有利可圖的商品了。

但是相反地，我們在許多国家里边，可以用我們的貨幣来进行很有利的貿易，否则它們根本就不能与我們發生貿易关系；因为它們幷不要用我們的貨物。譬如东印度群島在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以后由于我們同那些国家在商业上的努力，已使它們用許多我們所产的鉛、紡織物、錫和其他的东西，从而在我們先前的商品吐出量上，又增加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还有些人以为，准許貨幣出口的国家，都是因为它們自己能供出口貿易的商品太少或沒有的緣故，而我們的商品儲存量很大，所以不应以他們的做法为我們的榜样。

对于这一問題的簡括的解答，就是倘使我們有了这样大数量的商品，足以能全部供应先前是从海外来的我們所需的东西，为什么我們还要怀疑，我們在貿易上輸出的貨幣，是否一定会以現金的形态收回，是否同时还带来

因此而得的龐大利益，好象我們在上面所說的那样呢？并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倘使那些輸出貨幣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們自己的貨物不多的話，那么它們怎么能有这样許多財富，好象我們常常看到的那些听任現金在任何时候或由任何人輸出的地方一样呢？我的解答是，正是用它們的貨幣来經营錢业。因为本国如沒有金矿或銀矿，試問它們还能用什么别的手段得到現金呢？

我們人类的行动特別是应該按照其最后結果来估价。

这样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对于这一重要营业的最終后果有了正当的估价时，正象我們对于一切人类行动都应好好加以权衡一样，我們就会發現这种营业的性質与大多数人对于它的估价，在很大程度上是背道而馳的。因为他們只在这种工作的开始（指資本輸出——譯者）上着眼，而不更进一步加以探究，致使他們根据不正确的意見作出判断而犯了錯誤。因为我們倘使只看到农夫在下种时候的行为，只看到他将許多很好的谷粒抛在地上，我們就会說他是一个瘋子而不是一个农夫了。但是当我們按照他的收获，也就是他的努力的最終結果，来估值他的劳动的时候，我們就会知道他的行动的价值及其丰富的收获了。

## 第五章　对外貿易是提高我們的土地价格的唯一手段

常言說，一切东西的貴賤乃是貨幣的多寡所使然的。并且这种貨幣，正象我所說的一样，乃是在对外貿易中由

其順差或逆差而得来或失去的。我現在还要指出的，就是那种表面的貨幣充裕現象与唯一能够实际担負起致富的任务的那种貨幣因素区别开来。因为有許多的方法，可以替国家带来很多貨幣，但是由于随着这种变更而来的种种麻煩，不但不能使国家致富，反而会使它貧困了。

作为第一点来說，倘使我們将我們的金銀器皿都融鑄成硬幣的話（这是有損如此强大的王国的尊严的，除非是在極端貧困的場合下），我們确实可以一时就有了充裕的貨幣。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更富一些，却会使由于这种改变而形成的金銀更易流出本国，倘使我們在外貨进口上有了入超，或者我們在海上或陆上要进行战爭，而士兵所需的衣食和軍需，都不是以本国物品来供应的，那么我們的金銀很快就将因为这种不測之灾而消耗淨尽。

其次，倘使我們以为讓外国的硬幣，与我們的本位貨幣相比，可以以高于其实値的兌換率予以通用，或者将我們自己的幣值减低或提高，以求获得大量貨幣的話，恐怕这些都是各有各的麻煩和困难的（以后我还要說到的）。而卽使我們承認，通过这样的做法，会有很多貨幣流入我国，可是我們却不能更为富有起来，同时这样得来的金錢，也不能長久为我們所有。因为这种貨幣倘使是由外国人或英国商人带进来的，那么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是要換取已經取走的商品，就是要換取将来輸出的商品。这样，除非我們消除了耗尽我們財富的浪費和战爭这两个禍根，这笔进来的貨幣是不会对我們有所补益的。倘使不是这样的話，那么，一个人專为圖利而带进来的貨幣，就将是另一个人所必須送出去的；因为我們与外人的賬款必須常常保持平衡，虽然在貨幣兌換率上的損失以

及万一受到法律阻止而被沒收的損失也要加以考虑。

这一樁事情的結論，約略就是如此。只有从我們的对外貿易的差额所带进我国的財富，才是会留在我們之間，并且从而使我們致富的。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得到的綽有余裕的金錢，一定能够使我們的土地加价。因为一批相当可观的紡織品和其他物品，一經商人輸往海外以后，他馬上就要回来收購更大数量的貨物；于是便使得我們的羊毛和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了，因此地主們的地租也增加了，盖土地租約天天都有期滿的。这样做也可以賺来錢，大量带回本国，于是許多人便可以买地，又使地价上漲。但是我們的对外貿易，倘使由于在国內受到忽視或者在国外受到損害而停頓下来或日趋下游，因此这班商人們都日趋穷困，我国貨物的吐出量也一減再減的話，那么我們所說的一切利益一定都要消失，并且我們的地价一定要一日低于一日了。

我們必須怎样获得現金使之成为我們自己所有。

## 第六章　西班牙的現金，不能因为在西班牙国內所頒布的任何禁令，就不流入其他国家

在世界各处所發現的全部金矿和銀矿，还不如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所拥有的金矿和銀矿的价值大。憑此他不但能够使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相当不少的国家和藩屬(这些地方，若不是因为这个緣故，就都立即要与之分庭抗礼的)都甘拜晃旒，而且还能够在繼續不断的战爭中，依仗他的有利地位，更加扩大他的領土，甚至野心勃勃地要想靠着他的金錢力量来称霸天下。金錢就是他这

样远远地伸張到这么許多国家去的力量的命脉，他甚至还想靠金錢的力量使它們都联合起来，同时使自己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物資供应能够从一切基督教国家的各个地方源源而来，从而这些国家也就由于商业上的必要性，成了他的金錢的分得者。因此西班牙的政策，一貫总是竭尽全力地防止阻撓其他一切国家。因为西班牙人感到西班牙本土是如此貧瘠和缺乏生产力量，甚至不能供应其本国或西印度群島所迫切需要的来自外国的貨物，所以他們深深知道：当他們国內的产品不能滿足这一要求的时候，他們就必須动用他們的貨幣来弥补这一缺陷；于是他們就在从西方所获得的金銀又加以从东印度群島的交易上面找到了一种莫大的利益。因为在交易里边要用到的是金錢，所以他們就无限度地收藏了丰富的貨物，以便与基督教国家的各地区交換商品。这样，他們一方面可以得到自己的必需品，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别人取走他們的金錢。就国家来說，他們認为这样将金錢輸送到遙远的印度人那里去比輸送到邻近的国王那里去危險性較小；因为这样可以兗得使这些邻近的国王增强了对敌人的防衛（假使不是进攻）的力量。而这种与人为敌的西班牙政策更可令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步步做得專为他們自己的利益着想。因为他們輸往东印度群島的每一个銀圓①带回到本国的那么多貨物，要是在他們的欧洲邻邦里（至少是）就要多花五个銀圓，尤其是在他們独占这种貿易的时候更是如此。但是这一巨大的財源，現在已經

西班牙与东印度群島进行貿易的政策和利益。

① 原文为 Ryals of Eight，也有称 piece of eight 者，即自前清起直至国民党改用法幣的前夕止，在我国也曾通用的墨西哥銀元的前身，曾流行于世界各处。——譯者

不存在了，并且象西班牙人一样多的英国人，荷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的参与东印度貿易，已将那种独善其身的病根消除了。

我們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的就是西班牙人除了沒有力量以自己的产品去換取他們所需要的外国貨（因此他們不得不动用貨幣以滿足需要），他們还有那种好战的毛病，因此将他們的財富都毫无限制地消耗尽了，并且都分散在基督教国家之內，甚至分散到他們的敌人那里去了。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受到报复而被劫走的，而特别重要的是因为要維持那些由外国人組成而且是屯駐在如此遙远的地方的軍队，西班牙人既不能供給他們衣食，又不能另想办法以本国的財物粮秣去接济他們，他們必須从其他国家得到补給。这种战爭与一个国王在本国的疆域里边进行的战爭，或者用他的海軍在海上进行的战爭，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在国土以內和在海上进行战爭，士兵們所得到的薪餉，一定是每天要拿出去購买必需品的，所以一切的金錢，虽然由国王化出去了，但仍留在本国之內。但是我們看到西班牙人（相信金錢的力量）是在日耳曼和其他遙远的地方發动战爭，这种战爭很快就会使基督教国家中最富有的王国耗尽他們所有的金錢。金錢的缺乏，很快就要使軍队陷入混乱紛扰的状态，正象握有貨幣泉源的西班牙本身，有时当他們的金錢在途中被敌人暴力劫走，或者由于他們自己的原因以致金錢入不敷出的时候，發生的紛扰一样。因此我們也常常看到西班牙国內缺乏金銀的情況，甚至他們不得不采用低劣的銅幣，以致使他們的貿易發生了非常混乱的現象，并且也使他们自己人民中的許多人的事业敗落了。

不同的战爭对于財富的影响。

而这样我們已經看到西班牙的金錢之所以散落到世界上这許多地方去的原因了，同时不妨再讓我們看一看各个国家，怎样和按着什么比例，来分享这些金錢，因为我們获悉土耳其和其他許多国家，虽然与西班牙沒有进行貿易，却获得了很多西班牙的金錢；这与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这种金錢必然是由貿易而来的理由，似乎是有出入了。但是为了弄清这一点，我們必須了解一切国家（自己沒有金銀矿的国家），可以通过同一个方法，卽上面所指出的以对外貿易的差額，来增多它們的金銀。而且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并不是一定要到那些有金銀財源的国家去才能办到，只要依照以上所指出的那些慣例和意見去做就行了。假定英国，通过与西班牙的貿易，可以每年获得五十万个銀圓，倘使我們又在对土耳其的貿易上失去了这笔錢并将这一笔錢都輸往該国，那么得到这一笔錢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土耳其人，虽然土耳其人与这笔貿易的最初出处西班牙并未进行任何貿易。再說英国罢，它在土耳其受到这样的損失，可是却从法兰西、意大利和与它进行一般貿易的其他国家那里，获得了加倍的錢，于是它在貿易差額上还将有五十万元的凈利。并且这种比較，不但在获得金錢的方法上而且在每年所获得的比例上，都可应用到其他一切国家之間。

但是，倘使再要提出这一个問題：是不是一切国家都得到了金錢而只有西班牙一国失掉了金錢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有些国家由于战爭或浪費，将它們所得到的又都丧失了，正象西班牙一样，将它自己所有的也尽失之于战爭和貨物的补給上了。

# 第七章　对外貿易的各种利益

在进行对外貿易的过程中，就有三种利益。第一是国家的利益，那是可以在商人（他是国內的主要代理人）丧失利益的时候获得的。第二是商人的利益，它是有时可以既公平又正当地得来的，虽然国家要成为损失者。第三是国王的利益，这是他在任何时候一定会得到的，即使是在国家和商人双方都成为损失者的时候。

关于其中的第一种，我們已經充分地指出可以使一个国家在貿易过程中致富的种种方法和手段了，所以用不着在这里再加以重复了，我在这里唯一还要說一下的，就是这种幸福遍及全国的时候，或許正好是商人們无法与众共享的当兒。例如，假定东印度公司将十万鎊送到东印度去，并且由这十万鎊带回了不折不扣的三十万鎊；因此我国的这一部分財富明明是增加到三倍，可是我可以直言不諱地說，我能够充分証明上述的这班商人們的公司，在这次貿易上至少将有五万鎊的損失，如果他們按照欧洲各地的銷路和使用量办回来香料、藍靛、棉布、安息香、精制的硝和其他这一类的笨重貨物的話。要知在这十万鎊本金之外，还須加上不会少于二十五万鎊的运輸費、保險費、国外經理人和国內职員的費用、貨物的存耗費用、皇上的关稅和征捐以及其他零星杂費等等，因而这笔买卖要有以上所說的損失。并且这样我們就看到，非但国家而且国王也由关稅和征捐而获利非淺，尽管商人必須受到重大的損失。这就給了我們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这个問題上細想一下，倘使万事都順利，以致商人也能与

国上和王国一样，是个获得利益的人，那么我們的祖国就会因为这种可貴的貿易而增加多少財富呢。

其次，我認为一个商人可以本着他的至堪嘉誉的努力，来經营商品的輸出和輸入，在有利于他的时候，再将它們卖出或买进，以求获得他的劳动目的所在的可观的利潤。虽然在同一时候，国家将因人民騷扰滋事的緣故而日益衰落和貧困下去，同时还因要装点門面和其他种种奢侈浪費的緣故，使我們消費的进口貨的价値，超过了我国財富所能胜任的程度，而且也不能用出口我們自己的商品来抵付——这就是一种濫花濫用不自量力的人的品質。

最后，国王始終是可以通过貿易而必有所得的，即使在国家和商人都要象上面所說的那样，有时各自或一起受到損失的时候，即使在我們所消費的进口貨超过了我們的出口商品，而商人所做到的也沒有比上述的更好一些的时候。

但是，在这里我們不能这样广义地来看待国王的利益，因为，若是这样，我們或者就可以說虽然本国的貿易損失了一半，而皇上还是有所收益的。我們姑且假定我国現在全部的进出口貿易額，每年約値四百五十万鎊：但尙可以，由于更多的外貨輸入和消費的緣故，每年再增二十万鎊。由此，我們知道国王一定是約近二万鎊利益的获得者，但国家是这消耗在奢侈浪費中的整个二十万鎊的損失者。当貿易有利于国王而这样地增进的时候，商人就又将是損失者了。可是归根到底，国王必将受到最大的損失，倘使他不設法防止这种要使他的屬民都陷于穷困的那种浪費行为。

# 第八章 提高或貶低我們的幣值，既不能使国家增多現金，也不能防止現金輸出

一个国家的貨幣，通常是依三种方法来改变的。第一，各种單位的硬幣，如金鎊、先令或辨士等，都是可以使之較前提高或減低价值[1]流通的。第二，这种硬幣虽然分量已經改变，但仍按以前的价值繼續流通的。第三，本位貨幣的金銀成色，不管貶低还是变好了，但仍按它們以前的价值繼續流通的。

当国內的貨幣不足或有余的时候，我們就会發現有許多人能够运用他們的头脑，立即就抓住机会，将所缺的补足，将所余的保藏起来，以达避害就利的目的。因为，他們說，硬幣价值提高，各处的硬幣就会因为有利可圖而流入我国；而貨幣的成色或重量減低了，就只好保存在国內，以免受到損失。但是这些人只因这件重大事情的开端，就洋洋自得起来，竟不考慮事情的發展和結果，而这却正是我們应該特別予以考慮和努力的。

貨幣是衡量我們的其他物資的尺度。

因为我們必須明白，貨幣不但是衡量国內其他一切东西的准确的尺度，而且也是我們与其他各国的人在国际貿易上所用的尺度，所以应該保持它的公正和稳定，以免發生必定随着它的变化而来的那种混乱現象。就先說本国吧，倘使这种共同的尺度变化了，那么我們的土地、租約、外国和本国貨物的价格，也都必定要依比例而更改

① 指法定价值。——譯者

的。并且这种变更，虽然对于某些人是无須多大困难和損失，就可以对付过去的，可是在短期之內，困难和損失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受人重視的不是我們的金鎊、先令和辨士的名称，而是我們的硬幣的內在价值。我們沒有理由对于貨幣加上任何高于其实值的估价或价值，卽使我們是有权力这样做的。因为这就是特别替西班牙服务了，并且这是一种使从另一个国王那里来的商品价值提高，以致危害我們自己的行为。危害本国人民到这种程度的这些措施，也不能象有些人所想的一样，对国王有什么好处。因为减低貨幣的成色或分量，虽然可以替造幣厂带来一种目前的利益(只有一次而已)，可是在皇上将来的大量收益里，这一点利益，甚至还有更大的利益，便会很快地再行失去的。因为这些收益一定要年年都用实值較先前少的貨幣来交納。我們也不能說，国家的全部損失都会变成国王的利益，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一切人的财产(无論是租約、土地、債务、貨物或貨幣)都必定要按着比例受到損失，而皇上将得到的利益，只不过是取之于新鑄的貨幣而已，比較起来，这点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还有很大一批人，拥有其他可以貨幣核算的財产，而且每人或多或少都有五千鎊至一万鎊，合計約达数百万鎊。但是他們并不是立时就有这样多的全部貨幣。因为，他們为了家庭必需开支而手边經常保有四十或五十余鎊，恐怕还是为的顧全面子和牺牲了可以以此生利的机会的。至于其余的貨幣，就必定是在他們为了圖利的貿易中，經常在他們之間川流不息的。这样我們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点貨幣(作为我們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尺度)，就能每天对一切的人，各按其公正的

一种值得注意的对西班牙的服务。

在这个王国里边的現款估計为一百万鎊左右。

比例，統治和分配一切大事。此外我們还必須知道，我們的許多旧幣是磨損減輕了的，因而造幣厂就不能在它們身上获利，同时在重幣身上的利益，也会使我們的机警的邻国人带来一大部分的重幣，立即就換得較多新鑄的硬幣带回去了。我們一点也不必怀疑，在我們自己的同胞之中，一定也会有某些人，因为貪圖这种利益而私鑄私运貨幣，所以这样的更改貨幣的成色或重量，归根結底，对于皇上是一点好处也沒有的。

但是有些人还要說：倘使皇上将幣值提高，大量的硬幣也就会从外地送到我們的造幣厂来了，这是我們从經驗里边知道的，近年我們曾因金价提高百分之十的緣故，使大量的金子流入我国，其数量之大，为我国过去所从来未有的。既然这是我所不能否定的，所以同样我也不否認这一事实：这批金子已将我們的全部或大部的銀幣（不是磨損过甚的或太輕的銀幣）都带走了，正象我們在目前使用品質不同的各种貨幣的情形中，極容易看到的一样。并且所以有这种轉变是因为我們的銀价沒有向金价按比例拉平的緣故，以致使商人用金子把在交易上获得的利益带回本国較之用銀子带回本国有利。

其次，倘使我們的貨幣是不穩定的，并且因此就違背了国外貿易的法則，那么其他的国王在这些情况下，是会提高警惕，立刻就与我們的貨幣成比例地更改他們的幣值，而因此我們能够希望点什么呢？或者，即使他們不更改幣值，我們又能够希望点什么呢？因为倘使在外国商人带来他的商品时，發現我們的幣值提高了，难道他不会也保留着他的商品以待善价而沽么？并且，商人对于外国所用的外匯难道不会跟着我們的貨幣而按比例提高

么？旣然一切这些話，无疑地都是一点也不錯的，那么可不可以在幣值提高之后，将我們的貨幣象在改变价值之前一样，照样輸出国外，并且照样賺得这么多的利潤呢？

但是也許有些人还将說：倘使我們的幣值提高了，而其他的国家沒有提高，那么就将使較前更多的金銀和外国貨幣流入本国了。倘使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便一定要通过已經有商品出口的商人或通过要購买我們商品的商人才行。而这两种途徑，沒有一种能够憑着这种技术，得到多于貨幣改值以前所可获得的利益或好处。因为所說的他們的金銀和外国貨幣，按着我們的金鎊、先令和辨士来計算，要比先前換得更多了①，可是在这些改鑄的貨幣的成色較前为次或分量較前为輕，所以兌換的比例相应提高了的时候，試問从事貿易的商人，到底能够由此而得到什么呢？所以我們可以看得淸淸楚楚，这种革新的創举，不是使財富流入本国的好办法；并且也不能使我們在获得了这种財富之后，将它保存在这里。

## 第九章　准許外幣以高于其实值的比率与我国本位貨幣兌換并在我国通用，不会增多我們的財富

商人必須或者应該知道外国硬幣的重量和成色。

精打細算的商人，为了要在世界上那些他做慣了生意的地方，能够更好地办理他的来往貿易和匯款，必須細心研究依据各国貨幣的分量和成色与我們的本位貨幣相比較的平价或相等的价值，从而他才能絲毫不差地获悉

① 卽以同样的金銀或外幣可換較多的新英幣了。——譯者

他的营业的准确利潤或損失。幷且我深信,我們与許多地方貿易,只能每年在那里脫售大量我們本国的商品,却不能在那里找到几种或任何我們适用的貨物,因此我們就只好带回現款。我們或者用这些現款到其他某些国家里去換取我們所需要的物品,或者換成金銀带回祖国。这种金銀,在我們国内支付的时候,准予以高于用之鑄成的英幣的价值通用。这样,較大数量的金銀看来大概很可以流入国內了;但是在应該考虑的情况都考虑了以后,我們就将發覚,这象其他一些增加我們財富的途徑一样,也是走不通的。

第一,这种姑息办法本身,就破坏了互相交往的規律,幷且将促使其他的国王实行同样的或更加厉害的抵制我們的种种办法,而我們的希望就要落空了。

第二,倘使貨幣是我們的其他一切財富的眞正尺度,而姑且准許外国貨幣以高于其实值(与我們的本位貨幣相比)的兌換率在我們之間通用,那么跟着而来的就是公共的財富不能公正地分配了,因为衡量它的尺度是不正确的了。

第三,倘使在我們的和外来的硬幣之間的利益① 是很小的,那么带进国内的金銀便会很少,或者完全沒有;因为商人宁願輸入貨物,那通常总是有一笔很可观的利潤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倘使我們予外幣以莫大的利益,那么,那种利益就将带走我們的一切基本的貨幣。这样,我就只好讓这种营业处于进退两难的情形之下,同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因为所有其他办法始終是要从我們

① 指以外幣兌換英国貨幣时所获得的利益。——譯者

的总的貿易差額里找得利益或损失的，正象我还将进一步予以說明的那样。

# 第十章　使外国人遵守現金使用法令[1]并不能增加或保全我們的現金

将我們的貨幣保存在国內的这件工作，就其所需的技巧及困难程度来說，并不下于去增多我們的現金。因为保存貨幣和增殖現金二者的性質是相同的。凡是外来的物品，必須用以換取我們的商品的这种法令，最初看来，似乎是一种又妥善又合法的手段，使我們可以达到所說的目的；但是在仔細研究以后，我們就将發覚这条法令，不能产生那种良好結果。

一切的国家采用的对外貿易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因为一切国家在对外貿易上，都会采用同样的方法，所以当我們在这一重大的事情上，只是謹愼地按着我們自己的步驟去做，不仅要寻找我們自己的商品的銷路，以資換得我們所需要的外国商品，而且还要得到現金使我們更加富有起来的时候，我們就不难看到別的国家，将会在它們国家內做点什么了。一切这些做法，都是要用不同的方法，依着我們自己的需要和我們所要与之貿易的地方的性質来决定的。例如在有些国家里边，我們出卖了我們的商品，并且带走了它們的貨物，或者有一部分带走的是貨幣；在另一些国家里边，我們出售我們的貨物

① 原文为 Statute of Employment，系一种禁止現金出口的法令，禁止外商把售出輸入的貨物所得的現金輸出，只許用来購买貨物出口，故也可譯为"外商进口貨款使用法令"。——譯者

并且得到它們的貨幣，因为他們很少有或者沒有合乎我們需要的貨物；还有在一些地方，是我們需要它們的商品，而它們并不用我們的商品，所以它們就拿到了我們从其他国家得来的貨幣。这样，各个国家通过貿易（它是隨着时間的变迁而轉移的）的途徑，便得以互通有无，并且共同完成整体的貿易——在任何时候它都会衰殘下去，倘使它的健康受到国內的奢侈浪費，国外的横暴无理以及国內外的各种征課和限制等疾病侵蝕。但是我在这里只有必要談一談限制的問題，这是我要略略提一提的。

对外貿易是怎样被破坏了的。

一个商人可以有三种办法，从海外获得抵付他所出口的商品的貨价，那就是带回貨幣、商品或匯票。但是現金使用法令就不但限制貨幣（似乎是深謀远虑和正义的），而且还限制用票据匯款。这就違反了商业上的法則，并且的确是世界上我們与之有貿易的任何地方所未尝有过的一种措施。因此我們要考虑到的，就是无論什么法令（屬于这一类的），凡是我們将在本国加之于外人身上的，也会立即在他們国內制成法令而加之于我們身上的；尤其是我們与之有最大的貿易而存有戒心的邻国，它們都是竭尽心力和无时或息地要使它們的貿易，能与其他国家同样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因此首先我們就将丧失我們現在所享有的可以将現金带回本国的自由和便利，并且因此我們还要失掉我們輸往各地的許多貨物的銷路，而我們的貿易与我們的現金就将一塊消失。

其次，倘使通过所說的法令，我們将我們的出口貨物（多于平常）硬要卖給外国人，那么这些貨物就必須从英国人的身上挤出来。那是对于我們自己的商人、海員和航运事业都有害的；同时还要使整个的社会，在售出本国

貨物的时候，受到这样的一种損失——即在国內对外人出售的价格，一定要大大低于我們在他們自己的国家里出售給他們的价格，正象我們在第三章里边所証明的那样。

第三，其实我們已經充分指出了，我們的进口商品的价值，倘使超过了出口商品，那么我們的貨幣就必須流出去了。我們怎能将外国人的手捆起来，不使貨幣流出，而独独使英国人的手得以任所欲为呢？难道促使它們現在这样去做的理由和利益，不是已有先例可援么？否則，倘使我們制訂一种法令（并无先例可援的），将外国人与英国人的手都捆起来，一概不使貨幣流出国外，那么我們豈不是将一切都立即断送了么？国王断送了他的关稅，而国家断送了它的利潤；因为这样的一种限制，必然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貿易摧毀掉的。要知道，促成广大貿易的种种原因和地方，必須要有一些輸出和輸入貨物的人；有些人只要輸出，另一些人只要輸入，还有些人要将款匯出去，而另一些人要将款收进来；有些人是要将貨幣送出去，另一些人是要将它带进来。而数量較多或是較少，是要依靠我們在国內能够善于經管或有了盈余而定。只能在这种情形之下，倘使我們又有一种严密的法令的話，那么其余的一切就能够順利进行了；倘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一切其他法令就是一紙空文，旣不能替我們保全現金也不能使我們获得現金了。

最后，假使有人說，我們应該有一种包括英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其內的法令，务必一律禁止貨幣流出本国，那么我們对于这种异議，不能不予以答复。倘使这种法令，要使我們在貿易自由时的那种發达的貿易变得衰落不

堪，从而阻碍了貨幣流入，試問我們能因此而得到什么呢？这种藥是不是比患病的害处还大得多呢？試問当国王的收入，我們的商人、海員、航运、技艺，財富和一切都与我們的貿易一塊兒衰落下去的时候，难道我們的生活仍能像英格兰人而不会更象爱尔兰人了么？

有些人說，是的，但是我們还有較此为好的希望吧；因为这种法令的用意，是为了要使一切輸入的外国商品，必須都交換我們的商品，从而将我們的貨幣都保存在国內。这样看来，无疑地，我們必須輸出的自己的貨物，务須超过輸入量，以便带回与这个超額的价值相等的現款。

虽然这已經被上述的理由完全否定了，但是現在为了不再爭辯下去，我們仍将予以認可。因为，倘使别的国家吸进我們的商品的确多于我們吸进它們的商品，那么我就可以肯定地說，卽使沒有采用这項法令，这种超額必然也会以現金的形态带回本国的。所以这种法令，不但是徒然的，而且还是有害的，正象其他一些类似的限制一样，当它們完全显露出来以后，就会完全被人發覚了的。

# 第十一章 勒令輸出魚、谷物或軍火的商人将售价的全部或一部以貨幣形态带回，并不能增多我們的現金

在一个国家里边，凡是战爭所需的食料与軍火，都是非常宝貴的，以致似乎必須完全限制它們出口，否則（倘使因为有富余而准其出口的話）就須以之換回价值相等的現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和沒有困难的，因为西班

牙和其他許多国家，是乐意拿出貨幣来換取这类物品的，虽然在他項貿易上，它們是絕对禁止貨幣輸出的。以上所說的一切，固然是真的，可是我們还須考慮的，就是利用所有的途徑和手段（在貿易的过程中）驅入本国的現金，并不能因此就为我們所有。因为获得現金的唯一途徑，就是要通过一种合法的营利，而除了我們在貿易上的出超以外，就別无他法获得这种利益，可是这种出超是要因为种种限制而減少的。所以这种限制，乃是增加我們的現金的絆脚石。这种論証是清楚明了的，无須用其他理由来使之更为有力，除非有人竟狂妄到以为一切限制都不会使出口量減少的程度。但是即使承認这种說法，同时还勒令外国商人必須用現款来購买我們的食料和軍火出口，而到了一年之末的时候，我国也不能多得一个辨士。因为凡是在一方面强取进来的，一定要在另一方面再泄出去，只有由于貿易出超的緣故而获得的，并且成为祖国財产中的組成部分的，才将是我們留下来和保持着的。

某一些限制阻碍了貿易。

这种道理是可以用一个英国人做例来說清楚，譬如他有机会买了而且也消費了許多不同国家的价值六百英鎊的商品，并且将他自己所有的价值一千英鎊的商品，出售給所說的那些外国人，并且立刻就从他們那里将所有的現錢全都挤到他自己的势力范圍之內；可是在清算他們之間的賬目之后，就只留下由于商品的买进与卖出之間的差額而来的四百鎊，是屬于上面所說的英国人所有的；而他所得的其余的現金（六百鎊），就回到他所挤它出来的地方去了。这就足以說明我們可以用一切的方法，将貨幣都挤入本国，可是将留在我們这里的，只能是我們在貿易差額上所得到的那样多。

# 第十二章　在国內或海外以匯票交款或收款时貶低我們的幣值，并不能減少我們的財富

商业匯票是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实际应用的东西，可以使得商人們在一定的时候和在双方同意的兌換率之下，从一个国家将現金交付出去，再在另一个国家收回；所以放款者与借款者都很方便，无須从这个国家搬运現金到那个国家去。

这种在人与人之間形成的匯兑，并不是完全根据各种貨幣的分量和成色在它們的平价上訂定的。首先是因为匯錢出去的人，一定要考慮到債务的風險性和債款到期的展緩期限；但是在匯兑上使各种幣值压低或提高，乃是由于在进行匯兑的地方的現款供应有了多寡的緣故，例如，当这里有很多現款要交付到阿姆斯特丹去的时候，那么，我們的幣值，就要在匯兑上被压低了，因为收我們的貨幣的人，既然看到有这样多現款爭先恐后地交到他們这里来了，一定就要借此圖利，按压低了的价值收进。

而反过来說，当这里要交付到阿姆斯特丹去的現款很少的时候，那么，交款的人，也将同样处于有利的地位，以提高的幣值交付。由此我們就可看到，一个国家的貨幣的或多或少，会使一切的东西或貴或賤。而在匯兑的过程中，貨幣本身总是要起相反的作用；所以我們在下面就应該指出这种后果的眞正前因。

貨幣多了就要使它在匯兑上貶值，并且要使一切其他的东西增值。

既然貨幣的多少，要使匯价提高或減低，所以我們的貿易的順差与逆差，实际上就会使貨幣的数量增多或減

少。同时在这里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貿易差額，有的是总合的，也有的是个别的。当我們的每年的对外貿易的价值都加在一塊的时候，正象我已在前面說过了的一样，那就是总合的。当我們对于意大利、法兰西、土耳其、西班牙和其他的国家都分开来考虑的时候，那就是个别的。并且憑着个别的来看，我們就将絲毫不錯地找出我們的貨幣在匯兌上被貶值或增值的地方了。因为，虽然我們的商品輸出总值可以年年多于輸入总值，而其差額都是用同样多的現金付給我們的；可是我們对于个别国家的貿易，情况就各有不同了；因为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带到我們这里来的东西的价值，也許是多于我們售与它們的。倘使如此，那么低地国的商人們，不但要取走我們的現金来平衡彼此之間的賬目，而且因此这里要匯出去的現款就多起来了；所以我們的幣值就要被承匯的商人們压低了，正象我在前面已經說过了的一样。而反过来說，倘使我們輸向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貨物多于我們所消費了的它們的貨物，那么我們也要拿走它們的現金，并且同样地在商业匯兌上，要将我們自己的幣值提高。

那种的貨幣的多少会使匯价或高或低。

可是仍旧还有人似乎想要用例証来說明，在匯兌上将我們的幣值貶低一定要将貨幣驅之于国門之外；因为据他們說，他們每天都看到大量我們英国的貨幣輸向国外，在低地国里边流行通用，并且将它們輸向那里去是大为有利的——就是低地国的人們免得在匯兌上受損失。因为倘使一百个英鎊在本国交付出去，其价值甚至压縮到以九十英鎊的現金輸送出去，就足以完全滿意地在阿姆斯特丹淸償了所說的那一百英鎊。那么，这豈不是（他們說）因为我們的幣值被压低，而使它被驅之于国門之外

了么?

对于这种反对的理由，我一定要作出充分的和明白的答复,同时还指出使我們的現金輸出的原因,并不是我們的貨幣在匯兑上所受到的杀价，而是我們的貿易的逆差。因为假定在我們同低地国的全部貿易里边，凡是每年輸入我国的价值五十万鎊的貨物，都是由荷兰人一手包办的，并且凡是每年輸往所說的低地国的价值四十万鎊的我国商品，都是由英国人一手包办的，那么很明显，荷兰人能够与英国人以等物换等物或两种本位貨幣的等价作交換的，只不过是四十万鎊。所以，此外构成差額的十万鎊，就不得不由荷兰人以現金带走了。并且国外匯兑倘使是受到禁止的話，恐怕我們的現金損失也是一定会有的；因为这样荷兰人就只好以他們的貨物換走我們的現金，我們也只好拿他們所用的外国硬幣去換取他們的商品了，我們仍然将有十万鎊的損失。

現在讓我們再加上一个例証,也是根据上面所述的,在我們和低地国之間的貿易的比例而来的。荷兰人（正象上面所叙述的一样）可以与英国人按照两国貨幣的平价进行剛好是四十万鎊的交換，因为英国人无法更多地滿足他們的需要了。但是現在倘使从現金充裕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人在这里有了很多的現金要匯往本国,我們的貨幣(按照我們所說的話来看)的价值,就要压低 10%；所以，显然荷兰人必須在英国交付四十四万英鎊，才能在低地国取得四十万英鎊的匯款。可見荷兰人只能将剩下来的六万鎊从我国拿走，平衡他們与我們之間的賬目。由此我們可以看清楚，在匯兑上压低我們的幣值,并不会象有些人所想的那样,会将我們的現金

在匯兑上压低我們的幣値是于外人有損而于我們有利的。

驅出本国，而是还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使輸出的現金数量，比在等物交換时輸出的更要減少一些。

更有进者，讓我們假定英国商人所輸出的貨物的价值，是象荷兰商人所輸入英国的一样大，因此他們之間就有了相等的外匯来源，使双方都能通过匯兌收到貨款，而无須拿走任何一国的現金，以致使任何一国受到損失。然而，或者还有荷兰的商人，为了他个人的需要或利益，并不采取匯兌的途徑，却冒險将一部分的貨款用現金送走。

对于这个問題的解答就是如此：根据这样的情形来說，一切就須按照需要进行了，荷兰人在与英国人的交易上，一定要得到恰是这样多的資金，因此英国人也就不得不从海外获得同样多的現金，正象荷兰人要从英国拿走的一样多。所以我們可以看清楚，凡是从我們这里拿走的現金，只要是在貿易平衡的范圍以內的，一定是不会多的，因为那是一定要再回到我們这里来的。并且我們失去了的現金，只不过是由我們的全部貿易的逆差所釀成的，換言之，就是由于我們消耗的外来貨物的价值是大于我們所輸出的我們自己的商品的价值。而与此相反的做法，就正是我們賴以获得我們的現金的唯一手段。

1. 英国的症結，2. 自由貿易，3. 貿易法則，4. 貿易的中心。

所以吉拉德·馬林[①]在这样長長的年月里，在这样多的印行的書本里，要使全世界都相信在匯兌上压低我們的幣值，是喪失我們的財富的原因，乃是枉費气力的。这是完全将原因認錯了的結果，把次要原因当作了主因，其实

① 本書称他为 Gerard Malines, 也有称之为Gerard de Malynes或其他名称者。本書作者在后面(如在第十四章)又称之为 Gerard Malynes。——譯者

由次要原因而来的結果，乃是靠着另外一种主因所造成的。而且即使所說的次要原因是一点也沒有，这种結果仍是会發生的。他还同样徒劳无功地提倡一种补救的办法，拟由政府机关将匯价确訂在平价上面——这是一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史无前例的新創机关，不但是毫无成果，而且还是有損无益的，正象我們已經在这一章里边所充分地証明一样，所以我就进行下一章罢。

# 第十三章　專营外匯的商人不能增加或减少我們的財富

有一些商人，只是在匯兌的利益上打算，既不将貨物輸出国外，也不将貨物輸入本国，以致有一些人認为，这种專干匯兌的商人所带入本国或从本国所拿出去的現金，是不能算在貿易差額之內的。因为(他們說)有些时候，当我們的英幣的价值被压低，而且凡是往阿姆斯特丹匯款的，都須按英、荷二国的本位貨幣的平价，打10%的折扣計算的时候，那个專干匯兌的商人，就可以在这里收一千鎊，并且只須以九百鎊的現金輸往阿姆斯特丹，就滿可以付淸他所开的匯票了。而在一笔更大的或更小的款項上面，也就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間之內，获得同样的利益。

但是这里我們必須知道，虽然这个專干匯兌的人，并不买卖商品，可是他按前述的方法所带走的貨幣，一定是由商人們輸入本国的貨物的需要而决定的。所以这也是包括在我們的对外貿易差額的范圍之內的，并且也会产

生同样的結果，正象貿易商人自己带走貨幣一样——这是貿易商人所必需做的事情，倘使我們的貨物是入多于出的話，正象我們的幣值被压低的时候，我們的貨物，按着我們在第十二章里边所詳述的理由，总是入多于出的一样。

而相反的，当这位專干匯兌的人（因为所說的利益）要将現金輸入本国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和貿易商人在我国商品的价值超过外国商品时所不得不做的一样。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些商人宁願受点損失，按着在匯兌上所压低的幣值匯款，而不願做在法律上是冒險的事情①；至于这些專干匯兌的商人，就将为了获取利益起見，来替貿易商人們做这件事。

## 第十四章　銀行家与匯兌商人們所能貢献出来的赫赫功績

虽然我关于商业匯兌已經写了一些，并且其中也論到压低我們的幣值，專干匯兌的商人，以及以上各項的种种真正起因和結果；但是我們再作稍进一步的探討，也不算是做得过分，并且由此不但可以使我們在上面所作出的論証更加有力，同时还能够揭穿那些花言巧語的謬論。这些謬論滿可以使粗讀名之为“商务法規”②和“自由貿易的維护”二書的第 409 頁和第 16 頁的人們受到欺

① 参看第十章。——譯者

② 原著名为“古代商务法規”，本書作者簡称为“商务法規”。——譯者

騙；因为在那些地方，作者吉拉德·馬林就認为銀行家和匯兌商們，憑着匯票的使用和功率，能够作出赫赫功績（他說的是赫赫功績）。至于怎样做出这些奇迹来呢，他竟一字不提，使讀者迷离失措，莫知所之。但我并不以为他这样做是因为缺乏知識的緣故，因为从他所写的和搜集的有关商人的事务中，我覺得他对于这許多問題是很熟悉的，特別是在他暢論匯票的使用、形式和条文时，他曾煞費心力做了对別人有益的事，所以他的这种著作是应該享到盛誉的。但是在他用詭辯来掩蔽他的知識，以圖达到損公利己的目的地方，我們就应予以揭發和阻止。我覺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在这一关于財富的探討里边），所以我要将馬林的完全归结于匯兌之功的那些奇迹的眞正起因和手段都指出来，以便完成我的任务。但是按照次序来說，我想我們应該先按照原書将那些功績开列下来才是。

## 匯兌业所能貢献出来的赫赫功績①

1. 可以将貨幣放到世界上任何通匯兌的地方去生利。

2. 可以借以謀利和致富，而决不与任何国王的商品發生关系。

3. 可以买任何国王的商品，而决不用带一个辨士或一个辨士的价值到他国內去，只用其本国的貨幣就行了。

4. 可以使人无須在海上冒險或勤劳工作而致富和生活。

---

① 以下各条功績，頗有意义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請參看作者在下文逐条辯駁的言論，就可得到較清楚的了解。——譯者

5. 可以做出有信誉的偉大功績，而沒有什么代价。

6. 可以經过估計而理解，到底是将貨幣用在匯兌上利益較大还是用在購买商品上利益較大。

7. 可以确实知道貿易商人在卖出和买进貨物上所获得的利益。

8. 可以依靠每个国王的那班一直是通过匯兌而获得貨幣的屬民而生活和發展，不管他們有无收益。



9. 可以使每个国王的現金流出本国，倘使他的屬民輸入的貨物多于輸出的貨物。

10. 可以把貨幣市場移到那些富有的国王将收买它而且付以代价的地方去。

11. 可以对于只是靠着带息的借款来維持战爭或購买商品的国王，断絕貨幣供应，倘使他的敌人要設法这样做的話。

12. 可以对貿易商人予以貨幣的接济，使他們能够在任何合同上拖延售貨时間，直到使买方畢竟同意接受他們所索的价格为止。

13. 可以拿貨幣去壟断某种商品，不管是新进的或早已存儲了的，将那种商品的整个貿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使二者出卖与否都要听他們决定。

14. 可以掩蔽取走任何国王的貨幣的事实。

15. 可以用他自己的或某一国王的劣幣来換走其他国王的上好錢幣。

16. 可以拿国王的劣幣去換得上好錢幣，并且在付款时可以用他自己的劣幣，这样也可以获利。

17. 可以靠着信用，将一切商人要交付出去的貨幣，一时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再以自己在該地的貨幣

付出，这样也可以获利①。

18．可以使本国，从其他一切主要是靠自己的商品自給的国家得到利益，使它們的剩余物資輸往世界各地，并且使双方每年的貿易都增加，而它們原有的現金存量，也将通过匯兌得到增加。

19．可以使不顧公共利益的国家和国王敗落，倘使商人的財富是多到与那些豪門共謀而控制了匯兌的話；他們在付款的时候，可以在一个地方交付本地国王的貨幣，而在另一个地方收到实値超过本地国王的造幣厂所鑄的本位貨幣的貨幣；而在收款的时候，他們对于这一笔款将要在另一个地方交付出去，恐怕交付出去的貨幣，一定是实値低于所收到的国王的造幣厂所鑄的本位貨幣的。

20．可以拿到現金去买低价出卖的商品。

21．可以握着現款，将出卖的便宜貨从别人手中拿过来；再常常以出价比别人較高的方法来提高貨价。

22．可以将由匯兌获利而来的貨幣的一部，有时是全部，用来換取貨物，而讓别人为了取得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辛勤工作。

23．可以使国王們，在关税、津貼或賦税上，都用他們的貨幣，因为匯兌商人并不要用它②。

24．可以算出貿易商人們带到任何一个国家去的貨物的正确价値，即将貨物的价値依据購进的成本，按着当

① 恐怕是这种情形：如匯兌商行或銀行在倫敦收到大批的款托其匯往阿姆斯特丹，倫敦銀行将这笔款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阿姆斯特丹付出該行自己在那里存着的款。——譯者

② 大概是指匯兌商人并不保存大量貨幣，因为貨幣只在他們手里經过一下，他們只不过是金錢的过手財神罢了。——譯者

时的匯率，在貨物所輸往的国家那里应值多少都核算出来。

倘使我想将这些奇迹在解釋上加以扩大的話，这里就有足够的材料，供我写出一大本書来；但是我願意尽可能簡括地来談，只要沒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就行了。而在我开始談之前，每一想起一位杰出的律师，在“商务法规”一書中所写的商人的职业的一小部分，就比他所知道的学問淵博的著作家所写的一切法律判例看起来要高明得多，竟会在他的本是可嘉的研究中，糊涂到这个地步，使我不能自主地覚得太可笑了。因为这种外匯事业幷不是一种魔术。我的确以为这种赫赫功績决不是浮士德博士和班克斯的馬①所能做得出来的，虽然总是有一个魔鬼来帮助他們。但是我們做商人的，幷不要与这些魔鬼打什么交道，我們幷不以被人看作創造奇迹的人为乐；所以我在这里要竭力指明我們的工作（在这些假定的功績方面）的平凡朴素的性質正与貿易的光明磊落的道路是一致的。

那么，先說第一条罢。可以将貨幣放到世界上任何通匯兌的地方去生利②。这是怎样一回事（有些人将要說），为期一个月的向阿姆斯特丹的匯款不是就要使我們在匯兌上受到 8% 或 10% 左右的損失嗎？答复是：我在

① 英国伊丽莎白王朝末年，有一个叫班克斯(Banks)的人。他有一匹馬，会耍各种各样的把戏。例如，据說这匹馬能爬到聖保罗塔的頂上去。后来，在 1601 年，班克斯在巴黎被捕入獄。因为市政当局和教堂認为，他的馬耍的把戏，是他驅使魔鬼变的魔术。——編者

② 作者对于文字不甚留意，这一条的原文，前后二处，就有六个字是不同的，还有二处的大小写字母也不同。——譯者

这里要考虑的，第一就是这种損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从阿姆斯特丹購买来的貨物多于我們輸往那里的貨物，致使这里要由匯兌付款出去的人比收款进来的人多，因此我們的幣值就被压低而有利于收款者了。这样一来，付款出去的人，为了免得在压低幣值上受到損失，一定就要想起那些国家，即我們带往那里去的貨物的价值大于从那里带回来的貨物的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就是。在他向这些地方交款的时候，他知道（由于上面所述的理由）一定是对他有利的。但是你們将說，現在这笔錢离阿姆斯特丹較前更远了，怎么能够讓它碰头呢？是的，好得很，而且再进一步就将証明还有最近的一条回来的途徑，倘使它在最后的时候是带回很多利潤的。第一笔利潤是（象我們所假定的）在西班牙得到的，从此我就考虑还可以在那里去找第二笔；而我發覚佛罗棱薩人輸往西班牙的金色和銀色的紡織品，紡絲和絲毛交織品的价值大于他們輸入的羊毛，西印度的兽皮，糖和洋紅的价值，所以我知道我不能錯过謀利的机会，于是便向佛罗棱薩輸款；我还要从那里（依据同样的理由）轉向威尼斯，并且在那里又可發覚此后还要在法兰克福或安特衛普得到利益，直到最后我要根据这种由于不同的时間和空間所賜的获利机会，而从一条較短或較長的途徑回到阿姆斯特丹。由此我們仍旧可以看出，由于匯兌而来的利益或損失，是由貿易差額的順逆所导致和决定的；貿易差額是决定性的和积極的因素，可以使匯兌率上升或下落。可見外匯价格是被动的，而前述的馬林所一再重复的說法，正是与此相反的[1]。

由于匯兌而来的損失的主要成因。

① 用現在的話来說，这一段講的是怎样以套匯获利。——譯者

对于第二、第四、第十四和第二十三条来說，我以为都是專干匯兌的人的專业工作，并且他所做的都是不能替社会带来好处或害处的，这是我在前一章里已經充分說明了的，在这里便省掉，不再說了。

再回到第三条来說，的确我可以在这里交付一千英鎊，而通过匯兌在西班牙收到这笔匯款以后，我就能够用这笔西班牙貨幣購买許多西班牙貨物带走。但是以上一切所能証明的，只不过是这一点罢了：归根結底，必須以英国的貨幣或商品来支付所說的这批商品。因为倘使我在这里把一千鎊付給一个英国人，他就必須在西班牙付这笔款給我；这笔款或者是由已經輸往那里的貨物得来的，或者是由即将輸往那里的貨物得来，或者是，倘使我把款付給一个西班牙人，他从我这里拿走这一笔款，大概是想用它来購买我們的貨物①。所以不管怎样，我們必須对外人付以我們从他那里所得到的东西的代价。在所有这一切里边，哪里有什么值得我們羨慕的奇迹呢？

对于第五、第十三、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来說，我必須把这些奇迹一塊做解答，因为我覚得它們只不过是一件事情具有多种形式而已，并且都是空談，試問那一个笨蛋不明白这些，况且他們也都能說：凡是有信用的人，就能够訂立合同，买进，卖出，并且可以出資經营匯兌，也可以之生息；然而在这些途徑上面，他們不能老是获利的人，因为有时他們要遭受損失，正象信用不如他們的人一样。

至于第六和第七条，就更糟了。因为当我知道我的

---

① 并且将在西班牙以西幣对我还款——虽然原文沒有这句話，但意思是这样。——譯者

貨物在本国或在海外的現价时，我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作出这样的一种猜度：是从外匯来的利益大，还是直接从我的商品来的利益大。况且每一个商人，既然都很知道他在卖出和买进商品上，会得到什么利益，所以任何其他的人，也可以这样地获悉所說的这个商人是怎样进行的。試問所有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值得我們去羡慕匯兌业呢？

关于第八和第十二条。因为銀行家和匯兌商們是以貨幣供人解决他們的需要的，所以他們是和根据同样的希望和利益而計息放款的人的活动性質相同的；他們在許多时候也会遭到失败，就象借款的人們常常是只为放款者的利益而枉費力气一样。

对于第九和第十八条来說，我以为作者在这里有些不便直接告人的用意，或者因为作者自知其錯的緣故，所以就在叙述这二奇迹的正文的旁边加上一个☞的記号。到底为什么把使国家致富或貧困的这一重大工作，归之于匯兌事业呢？正象我所一再說明的，并且也象馬林自己在这两个地方所說的話可以向一个头脑清楚的讀者所暗示的一样，这一重大工作只能由那些可以使我們的貿易差額有順逆之别的因素来完成。

对于第十五和第十六条来說，我認为我們可以利用匯兌，将劣幣換成金子或銀子，正象一个外来的人，在他可以鑄造或带来大量的銅元的时候一样，他可以在一个短短的时間之內都用掉或变換成好的錢幣，并且可以在这里交款，通过匯兌，再在他本国收款；他也可以用現金的形式将上述的好的錢幣带走，而无須利用匯兌的方法了，只要他敢于冒法律懲罰的危險。西班牙人都很知道，

誰是基督教国家里边人人熟知的鑄幣者[1]，他們敢于冒險带来大量的象西班牙幣的形式一样的銅幣，并且按照西班牙上好錢幣[2]計算的价值带走西班牙銀幣；可是不管他們的一切方法是多么巧妙，慢慢地他們有时也会被捉住的。

至于第十七条，我以为銀行家常常是乐于接受这种錢的，即那些沒有本領或者好方法在匯兌上用錢財謀利的各色各样的人送到他們手里的錢。这也是事实，銀行家們一定要用他們自己的錢来付还的，可是他們将所获的可观的利益，自己都保留起来了。不过这也是他們应得的一点普通的报酬或貼补，就象那些替商人們买进或卖出的代理人一样，也要有他們的佣金。所以，同样地，这豈不是又公正又極为平常的么？

"商务法规"第401頁，"自由貿易的維护"，第17頁。

对于第十一条来說，我必須承認，竟然以为一个穷困的国王还想要靠带息的貸款来保持战爭或貨物（因为該書作者在两本書中，一处写成战爭，一处写成貨物，所以我就把二者都写上了）[3]，倒的确是个奇迹；因为这样穷困的一个国王的敌人，究竟还有什么必要找銀行家同謀，使这个穷困的国王在需要金錢时遭到失望或失敗呢，倘使利息本身的負担，就将使他完蛋得够快了的話，所以我就不談这一点了。

关于第十九条。我曾在意大利住得很久，那里的基督教国家的最大銀行和銀行家們都經营貿易，可是我就

① 指鑄造劣幣的人。——譯者

② 即 Ryals of Eight，見本書第22頁注。——譯者

③ 按战爭与貨物的原文差不多，作者在他的二書之內一处用战爭(Wars)，一处用貨物(Wares)，恐系笔誤。——譯者

从未看到或听到，他們曾經或者能够联合起来統制匯价；而仍然是貨幣供应的充裕或欠缺，常常統制了他們，并使匯率提高或下降。

关于第二十二条。商人們彼此之間在貿易过程中使用的匯票，决不会妨碍国王的关稅和征課。因为一个人付出貨幣是由于他不願意，或者沒有机会将它投在商品上面去，而另一个人拿这笔錢去用，是因为他願意将它投在商品上面，或者已經在商品上投下这样大的一笔錢了。而事实是，当一个王国的財富大部分都是現金，并且这个国家还有适用的手段和便利，可以用这种現金，由海路、由陆路，或海陆两路，向世界各地經营貿易的时候，倘使这种貿易竟被忽視了，那么那个国王的这种利益，一定就要受到損失。并且倘使原因在于交换，那么就必須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因为我們自己之間可以交换，也可以与外人交换。倘使是我們自己之間的交换，国家是不能由此增加財富的，因为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倘使我們是与外人交换的，那么我們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可是国王在他的关稅上并不能由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获得任何利益①。所以讓我們找出使用这种交换方法的地方何在，并且記下这样的做法之所以受到准許的理由；不过我們在一切基督教国家里边只找到了一个著名的地方，即我将尽可能簡括地对它作一些叙述的热那亞。

匯兌决不会妨碍国王們的关稅。

热那亞地方小，并且土地不是很肥沃的，它沒有多少自然財富或原料供人民利用，况且食料也是不够吃的。

热那亞的現况。

① 恐怕是有这样的含义：即使是与外国交换，倘使沒有出超，也不能得到現金。——譯者

但是尽管这样，他們靠着先前的努力，与埃及、叙利亞、君士坦丁堡和一切地中海沿岸东部的国家建立了外貿关系，从而获得香料、藥品、生絲和其他許多貴重商品，以之輸往欧洲大多数的地方，于是成为巨富，使他們的城市的力量，他們的建筑的輝煌和其他非常美丽的东西，都有了生气。但是在那有名的威尼斯城建立和發展以后，以上所說的貿易就轉向那方面去了。并且此后，同样地，極大部分的商品直接从东印度群島由海路輸向英国，西班牙和这些低地国了。这种貿易路綫的改变，使热那亞的商人們只好从商品貿易的途徑轉变到貨幣兌換的途徑了。他們为了追求利潤，不但在許多从事商品貿易的国家里發展此項营业，而更突出的是他們以这种营业，为在法兰德斯和其他地方的西班牙人的战爭需要服务。一班私商由此获得了厚利，但是公共財富却沒有因之而增加。热那亞这个国家遭受到这种不利，就是由于下面所說的几个理由。

第一，并且是主要的，就是热那亞的商人們所被迫放弃的貿易，乃是他們維持不住而不得不由那些在地点、貨物、航运、軍火等等方面都占了优势的国家，在比热那亞商人做起来有利的条件下去經营的。

第二，就是他們所走的步驟，正象一个賢明的政府一样，仍旧竭尽全力維持他們能够保留下来的貿易，虽然他們所能爭取到的，还不到他們过去的貿易的二十分之一。因为他們能够供自己的人民从事工作的原料微不足道，或簡直沒有，而他們用西班牙的羊毛和西西里亞的生絲来解决原料供应，将它們制成天鵝絨、錦緞、光緞、呢絨和其他工业品。

第三，既然他們在自己的国家里边，沒有办法使用他們的巨額財富和以之进行貿易而謀利，所以他們乐意将它拿到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去用，或者用在商品上面，或者是替那些用匯款来买卖貨物的商人們办理匯兌，这都是可以从中获利的。而这样他們无論在国外什么地方居住了一个时候，甚至为利所驅足迹遍及天下，可是，归根結底，这种利益的中心，还是在他們自己的祖国里边。

最后就是因为热那亞的政府是屬于貴族的，所以他們有了这样的一种保証：虽然公众所得的利益微乎其微，可是如果私商們从外国人那里获得的利益是很多的話，那么他們做的就很好了。因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的最宝貴和最可靠的財富就是貴族（热那亞的貴族就是商人們）的財富，这与專制的国家的情形不同。專制国家在国王的收入与私人的財产之間就有我的和你的之分；但是在一个共和国或民主的国家里边，当自由和政府面临危机或者就将受人奴役的时候，本屬私人所有的东西，也就都成为公共的財富，准备在保护自己的主权的斗爭中与生命一同貢献出去。

关于第二十四条。倘使一个商人在这里买了貨物，而拟輸往威尼斯，并且要通过从威尼斯到倫敦的匯兌获得这批貨物的价款，那么这个商人就可以發覚，他是很难先行作出准确的估計的。因为在他的貨物未到威尼斯以前，他的貨物的价格与匯兌率是会有很大改变的。但是倘使作者的意思是指貨物到了威尼斯，并且在那里出售，再将貨款从那里匯回本国以后的估計說的；或者是按照在本国購进上述这批貨物时的款項，按照当时对威尼斯

的外匯率所核計出的价值說的；試問以上的种种估計方法，豈非都是不值得列为赫赫功績的極平凡和極容易的事情么？

关于第十条。虽然一个富有的国王总是有很大势力的，可是每个富有的国王，幷沒有这样大的势力，可以将貨幣市場任意移动。因为任何东西的市場，幷不是在我們要它在的地方，而是在最为盛产它的地方形成的。因此在提到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島的大量財富时，我們一般总是說，他們掌握了貨幣的泉源或中心，可以依着他們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和平或者是为了战爭——将它迁移到或使之流入意大利、日耳曼、低地国或其他的地方去。但是，这幷不是由于什么匯兌的奇特力量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使用貨幣的地方所适用的各种慣行習俗所造成的。因为，倘使貨幣要在法兰西国內用来維持战爭的話，那么它可以毫无危險地以現金的形态由陆路用車送去。倘使是要在意大利用，那么就可以由海路用船送去。倘使是要在低地国用，那么也可以由海路运送，然而危險就比較大了；因为要顧虑到在路上遇到强敌。可見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匯兌事业幷不是絕对必需的，但它仍是很有用处的。幷且因为西班牙人对于日耳曼和低地国的商品需要量大于他們輸出到那些地方的西班牙商品，所以西班牙的国王，就不能通过匯兌，从他自己的屬民那里获得所需的貨幣，而他的大部分現金現在是幷且長久以来便是要用船运往意大利，再由意大利人，其中特别是热那亞商人，拿到这笔款幷且按其所值在法兰德斯付款。至于意大利商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們能繼續不断地把許多貴重的商品，从意大利輸往靠近法兰德斯一

意大利人怎样能在法兰德斯以貨幣供应西班牙。

带的国家和地方进行巨額貿易的緣故。意大利人幷不从那里輸回多少商品，而是以他們的貨幣为西班牙效劳，幷且通过匯兑在意大利收回全部代价；其中有一部分，就象上面所說的一样，是要取諸西班牙的現金，用船舶运到这里来的。

所以我們由此可以看清，匯兑的力量，幷不能使貨幣所憑富有的国王的意志，要它在那里就在那里；但是，由对外貿易的商品而来的貨幣倒是促成匯兑，幷且匯价高低也是依貨幣多少来决定的。关于这些，在这一探討之中，每一遇到机会，我想我已說了又說，就象馬林在他的書里将匯兑視作貿易的一个主要部分一样——他說它是积極的占优势的，統治着商品和貨幣的价格、生命和精神，幷且是赫赫功績的創造者。这一切的功績，我們現在都已簡要地討論过了；可不要有人羨慕他为什么不曾下这番苦功，因为他在这样做了之后不但要放弃他在匯兑問題上所極力坚持的一番大道理，幷且由于眞正發現了它的正确作用而还应完全放弃他的以等物換等物的意見。这种意見（倘使已普遍盛行了的話），对于荷兰人是很有利的，而对于我国却是大为有害的，正象我們在第十二章里已經予以充分証明的那样。

所以現在讓这位学問淵博的律师，再心安理得地看看他的書罢，因为商人是不能使他甘拜下風的，倘使商人在匯兑上的技巧是不如他的話。試問这些还能算是赫赫功績嗎，既然这些在貿易的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知道和做到？那么，倘使通过这一發現，我們已使这位律师心平气和了，幷且已經杀尽他崇敬那些奇迹的鋒芒，那么現在讓他尽他的本分，提出一紙供状，将等物換等物的意見也

予以否定吧。因为这种說法已使許多人走入迷途，并且使我們只好不厭其煩地来揭破这些謎。

不，且等一下罢，难道所有这些能为大家公認嗎？难道（据这位作者所說）曾經由那个負有盛誉的会議和伊丽莎白时代的那些卓越的商人們所如此謹守，并为法王路易九世、腓力四世和腓力六世、判为以沒收銀行家的財物的处分相对待的这一事业，就能这样輕輕放过嗎？我必須承認，这一切是需要一种解答的；其实这位作者本人，就已作了一部分解答。因为他說，我們的政府的智慧，已使它發現了这其中的弊端，只是沒有去医治它罢了。并且，也沒有人能說出什么是对症良藥，因为根本沒有用任何藥剂去治过。可是在匯兑上所实施和使用的一切手續，无論是方法上的或形式上的，都一直沿用到了今日，仍象它們在这些功績被發現时一样，因为政府很了解，在沒有弊端的地方，是不需要什么治剂的。

不錯，那么我們对于法王严懲銀行家并且沒收他們的財物的处理方法，又怎样能够自圓其說呢？是的，好極了，那是因为銀行家們或者在他們的匯兑业务上做了犯法的事情，可是他們的职业仍然可以是合法的，就象在意大利和法兰西本国直到目前为止一样。而且我們还不妨假定在銀行家們受罰以后，銀行也不准存在了；可是这一切并不能証明对于匯兑商行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况且国王和国家所頒布的法令很多，而且也会突然取消它們，他們慣于頒布法令和取消法令。或許国王們有錯誤，否則就是馬林大錯特錯了；因为他認为我国在三百五十年的期間內，为了要挽救貿易的衰落而頒布出来的三十五項法令和其他許多律例都是有缺点的。他認为只有他的匯

“自由貿易的維护”第76、77、78和79頁。

兌改革計划，或等物換等物的計划是有效果的，倘使我們能相信他的話；但是对此我們已經甚为了解，所以我們就不再去討論了。

也許我可以乘此机会，提出一些意見，来批判近来随着那获得成功的等物換等物計划而来，并与之具有同样性質的另一个計划。据我听可靠方面說，这个計划就是要使我們的国境以內的一切金銀片、金銀塊和英国或外国的貨幣的兌換或再兌換，只准通过一个称为国王的皇家兌換所的机关或其代办机关才可进行，而每兌換一諾勃尔[1]的价值便須向之納費一辨士。这是可以使他們的私人利益大为增多的，而公共的損失就太大了。因为这种做法，会破坏国王的鑄幣事业，剝夺国家大量財富，使本国人民应享的自由受到剝夺，并且将金匠們的可敬的行业根本就推翻了。所有这一切，就是理解力最差的人，也是了如指掌，極易明白的，所以我就不在这些細节上詳加論述了。

## 第十五章　論在我国存在的一些浪費現象和弊病，虽然它們不会損害我們的貿易和財富

我并不想冲淡或洗刷在我国存在的任何一点的浪費或弊病，而是要竭力称許和贊成那些曾为别人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加以譴責的毛病。可是我在这篇关于財富的探討中，正象我已肯定写下的一样，是要討論那些可以增加

① 原文 Noble，系古英国金幣。——譯者

或減少一国財富的眞正原因；所以我当然应該繼續提出意見，反駁那种說法，以为那种蛮干和行动，就不能产生如某些人所猜想的那些結果。因为在糾正这种重大事情的时候，倘使我們将疾病的性質搞錯了，那么我們在使用治剂时，倘使不是打乱了救治的方法的話，至少也要耽誤救治的时間。

讓我們先討論利息①問題吧。倘使放債可以变成慈善事业，并且富有的人将不收利息而借錢給貧穷的人的話，那么这是全能的上帝所欢喜的一种行为，并且也是有利于社会国家的。我們怎能說，因为生息款項增加，所以貿易減少，这句話是确当的呢？因为，虽然的确有些人不再經营貿易了，而要用这笔款来买地皮，或者过富裕的生活，或者是留待年老时用，或者是等到有其他类似的原因时用；但是随着这一切而来的，决不会是貿易数量的必然減縮。因为有了錢的人們的这种做法，就会立即替年紀較輕和財力較弱的商人們带来机会，使他們能够發迹，能够扩展他們的营业。倘使他們自己缺乏資金来这样做的話，那么他們就可以，并且必須，付出利息去借用資金。可見我們的錢，并不是死放着的，而仍是用在交易上的。試看多少商人和店家，不都是以他們自己的微乎其微的資金开始营业，或者簡直就是白手起家，只是靠着别人的錢来做生意，結果却成为巨富了嗎？难道我們不知道，当貿易进行得又快又好的时候，許多人就会靠着他們的經驗，并且靠着他們的信用出利息借款，将他們的买卖做得大大超过自己的資本的价值么？由于这些勤劳苦干

① 原文Usury，現一般譯为高利貸，但在当时（十七世紀前叶），利息不論高低，都可称之为Usury，故在这里譯为利息。　譯者

的人們的努力，我們的国家社会的事业就将增进，我們的寡妇、孤兒、律师、紳士和其他的人的錢也就会用到对外貿易的途徑上去，而这些人本身是沒有本領来搞这种工作的。我們在現在这个时候，虽然發覚了我們由于近来的濫花濫用和受到的損失，而墮入穷困的境况，但是許多人仍有很多錢存放在箱櫃里。并且，他們还不知道怎样去处置它們；因为商人考虑到他們在西班牙和法兰西方面的貿易正处于停頓狀态之中，連他們自己的資金，也无法来用，更不需要别人的資金了，所以他們就不願再付息借款了（虽然利率是低的）。可見因为这些理由或其他可以提出的理由，我們就可以作出一种結論，恰恰与那些人所說的貿易将随着生息款項的增多而減少的意見相反，因为这二者是一同升降的。

其次，我們听到我們的律师常常受到責备；因为我們的訴訟手續的复杂所带来的麻煩和負担的确是超过一切其他基督教国家的。但是这到底是由于律师的貪婪呢，还是由于一般的人都不講道理呢？这还是无法肯定的一个大問題。这就听它去罢，我不再深究，以免逾越我們現在所要探討的关于我們的貿易的衰落和我国日趋貧困的范圍。我的确知道，法律上的許多訴訟案件，使得許多人傾家蕩产一文不名；但是我不能理解它怎么能使我們的貿易有分文的减少。因为在这样多的商人之中，虽然会有一些人为种种議論所动摇，甚至不干这一行了，但总是会有一些人做商人的。况且我們知道，一个人的穷途末路会替另一个人带来机会。我从来沒有听說过，我們的貿易和財产会因为缺乏經营和使用它們的商人或資金而衰敗下去。而会使它們衰敗的，乃是由于战爭而来的毁灭

性的結果，或者是由于和平时候的某些变迁，就象我在本書第三章已經較完全地說过的那些原因所造成的国內消費外貨过多，或者是由于我們輸出海外的商品日益減縮的緣故。但是，至于这些律师們，我可以說，他們的高貴的行业，乃是大家所必需的，而他們的訟案，詭辯，拖延和收費等，对于許多人是貽害非淺的。这些事情的确使某些个人的財产受到損失，而不象某些人所認为的那样，使公共財富受到了損失。因为在这个人之所失就是另一人之所得的原則之下，一切仍旧还留存在本国之內，我还希望它确实留存在它所应在的地方才好。

最后，各种大方慷慨和大摆場面的事情也是不可廢除掉的，因为倘使我們要如此节儉，甚至只要用区区几种外貨或竟一点也不用之后，試問我們怎能将我們的商品輸出呢？我們的船舶、海員、軍火，我們的可怜的工匠和許多其他的人，将会怎样呢？难道我們指望别的国家拿貨幣来送給我們，买走我們一切的商品，而无須我們出錢去买或去交換一些它們的商品么？这是妄想；較为安全和可靠的就是采取既不过奢也不过儉的折中办法，那样才能換来大量財富。

再者，貴族、紳士和其他大有作为的人，在房屋、衣着和其他方面大摆場面，是不会使国家貧困的。倘使这种弄得很新奇和費用奇昂的工作，是由我們自己的人民，用我們自己的原料来完成的，它便会使富人的錢財用来維持貧人的生活，那就成为公共財富的最好的分配方法了。但是，倘使有人說，当我国有人需要工作的时候，当然漁业是較好的工作，并且利益也比較多；对于这一意見，我是欣然贊同的。因为在这項巨大的事业里边，有充分的資

源，足以供富有的人和貧穷的人都从事于这种工作。对于这一点，过去曾經写过和談过很多；現在为了国王和他的国家的光荣和富庶，我們只待在这方面还可以有所收获才好。

## 第十六章　如何公正地筹得国王的收入和进款

我們既然已經指出可以使一个国家的財富增加的眞正途徑，接着我們就将設法指出一个国王可以公正地分得一部分財富，而不損害或伤及他的屬民的种种方法和手段。国王的收入既然在数量上是因其国家的大小，財富和貿易等因素而异，所以在获得收入方面，同样地也因其国家的宪法，政府，法律和民俗的不同而大有差别；这些都是国王所不能更改的，除非他不怕困难，而且胆敢冒險。有些国王是拥有皇家土地、教会財产的首要收入、关税、通行税以及一切輸出和輸入貿易的征課等，此外就是在一切必要的場合下而有的各种債款、捐款和补助金。还有一些国王和国家，沒有最后这三項，但是要在其他各項之外再加上以下各种税：1. 一切新的貨物由某一个城市运出供本国領土以內的其他任何城市或地方用的，一律要納通行税。2. 凡是牲畜、土地、房屋和妇女的嫁資或陪嫁的財物等的割讓或出卖，一律要納税，此外尙有飲食店和客棧的执照費，人头税等。3. 一切在本国領土以內出产和消費的谷物、酒、油、盐等，一律要納税。所有这一切，似乎就象一系列的压迫，只是替勒索它們的那些国

王的發財致富服务，而使負担它們的人民，特别是在这种担負高到按百分之四、五、六甚至七的沉重税率来征課的国家里的人民，是日益貧困和艰苦了。但是，在对于各个地方的一切情形和特点予以应有的考虑以后，我們就将發覚这些措施，用在有些国家里边，不但是必需的和合法的，而且在不同的角度上看，还是極其有利于社会国家的。

首先，有一些国家，如威尼斯、佛罗棱薩、热那亞、低地国的联合省和其他的地方，都是以环境美丽著称于世，并且具有卓越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力量，同时还有富裕的臣民。可是因为幅員不大，而且由經常收入获得的財富，也不足以使它們有充分的財力，来抗拒它們四周那些强大的国王的突然而来的和势力浩大的侵略。所以它們不但要結成联邦或联盟（这些組織常常在它們最感需要的时候解体），并且还要遵循上述的那些特殊措施来积存現金和軍火，那是不会使它們誤事的，而且常常会使它們可以作好国防和迎敌或避敌的准备的。

这些沉重的献納，并不象一般所想的那样有害于人民的幸福；因为一般貧民的食物与衣着，既然受国产税的影响而增高了价格，那么他們的劳动价格，一定也要按比例增高的。因此这种負担（倘使是負担的話），仍是落在富人身上；这些人或者是賦閑的，或者至少是不从事于这类工作，而却是貧民的劳动的使用者和大量劳动的消費者。同时富人，倘使万一遭到失敗，他們就决不会在途穷財尽的时候，仍旧漠不关心他們的职守和事业，不会不去想想办法，所以他們一定是不得不将他們的不道德的奢侈浪費和大批的随从僕役予以削减的。在品德、財富和技

艺将因此而一同提高的时候，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是一个国家的幸福么？我們也不能說一个国家貧困了，倘使它的人民的損失却是国王的所得的話，因为从他每年的这种收益里，就会有对人民有利的每年的支出，只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儲起来的那一部分的財富，当然不能計算在內。不过这也是先受点苦而后可以安全的办法，所以这些献納是又公正又有利的。

但是我在这里必須坦白的說，因为最好的事情也是可以变成坏事的，所以这些賦稅也是可以任意濫用而且国家社会是可以受害非淺的，倘使它們被一个国王毫无意义地乱用或消費掉，不管是用在他自己的毫无节制的享乐方面也罢，或者是花在根本就不配接受国王陛下的賞賜或帮助的那种毫无价值的人們身上也罢。但是这种危險的胡作妄为，是不常見的，尤其是在上面所說到的那些国家里边，因为使用它們的公共財富的权力是屬于多数人的，并且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是其他的王国和政府，也不是不知道这种濫花濫用的結果，总是招致毁灭的；因为它会导致极度的貧乏与穷困，而經常不顧一切的秩序越做越过分，所以在国王之間就有一种共同的政策：就是要十分小心謹愼，决不做一点事情，使貴族为他們的安全發愁并且对于可以得到庶民同情而使之心悅誠服的任何事情一定也不放松。

有一些国家，除非是靠着沉重的賦稅，否則就不能存在下去。

但是現在在結束我們着手討論的这一点意見之前，我們同时必須記得一切物体的組成，并不是一色一样，完全相同的；因为对于一个人是良剂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却是毒藥。上面說到的国家以及許多与之类似的国家，除了靠着我們所說的那些非常特殊的献納以外，就不能存

在下去；因为它們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在一个短促的时間之內，筹得足够的金錢以抵抗，象上述的那种突然来襲击它們的强敌。但是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他的領地是又大又統一的，他的臣民是又多又忠于他的，他的国家既是得天独厚又是貿易繁盛的，他的倉廩和軍备是充实而有备无患的，他所处的地位是易于侵襲别人，而不易受人侵襲的，他的港口是良好的，他的海軍是强大的，他的盟邦是实力雄厚的，他的經常收入是足以堂而皇之的将他的国家的赫赫威風树立起来的，此外他还可以每年撥存一笔相当多的金錢以备不时之需。試問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按次序排好的），还不足以使一个国王能够抗拒任何强大的敌人的襲击，而非再征課那些特殊的和沉重的賦税不可嗎？难道这样一个偉大公正的国王的富有的臣民，不会以自己的生命和財产来維护国王的荣誉和他們自己的自由，而随时准备对国王献出財物，使他能好好地布置战局，直到他可以签定一种堪以告慰的和約的时候为止么？是的，的确如此，不可能不是这样。由此看来，一个强大的国王，靠着保持他的臣民的財产和爱戴，一定要比靠着只能触怒人而不能服人的不必要的賦税来积累財富，更能使他强大。

沒有正当理由可以向他們的屬民征課特殊的和沉重的賦税的国王們。

是的，有些人会說，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几个基督教国家的最偉大的帝王做例子，来反駁所有这些說法。他們的收入里边，除了我們在这里所說的經常的进款以外，还要再加上全部或大部其他沉重的献納。这一切我們都承認，并且还不止于此哩；因为这些国王常常还要将官爵和法官的職位拿来出卖，那就是一种既卑鄙下流又邪恶的行为了，这种做法会使賢者的才能无用武之地，使

无辜良民的訟案敗訴，因此使上帝不悅，使人民受到压迫，并且使道德在这种不幸的国家里淪丧。那么我們是不是还可以說，因为这些措施是被采用过的，所以就都是合法的和必要的呢？决不是，我們都深知，并且我們确信，这些榨取勒索，并不是拿去对他們自己的权利作必要的防衛，而是由于驕横和貪得无饜，要兼并別的国家，并且从而将別人的权利攫为己有。这种天道所不容的行为，常常是以聖潔的美丽外衣掩盖起来的，好象这样做是为了天主教的信仰，为了教会的宣道，为了对于异教徒的抑制以及諸如此类的謬論，其实唯一的用意，就是更进一步地滿足他們自己的野心。至于这个問題，那就沒有必要在这里作任何更多的探討了。

有些强大的国王，在对于他們的屬民課稅时所怀的恶毒鬼胎。

# 第十七章　强大的国王是否必須积累財富

我們宜先研究积累財富这一做法本身，到底有沒有必要，然后才好作出結論，到底国王們每年可以毫无困难地积累多少現金而不致妨碍公共的利益①。因为在通常的討論中，我們常常会發覚有一些非常垂涎或希望国王們的賞賜的人，認为儲备錢財，对国王来說，乃是鄙陋不足道的，而且还覚得他們无須乎如此；因为偉大的国王們的荣誉和安全，主要是建筑在他們的慷慨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他們的金錢上面的。同时这些人还努力設法援引愷

① 原文为 Common-wealth，在这里有双关的意义。既可作国家或社会解，又可作公共財富或公共利益解。——譯者

撒，亞历山大，以及其他卑視貪婪，而以濫施賞賜和揮金如土获得了許多功績和胜利的人为例，作为明証。此外他們还說到，由大衛王积蓄起来留給他的兒子所罗門的大批金錢所收到的小得可怜的成果；因为所罗門虽然有了这笔遺产和一切其他遺贈給他的丰富的礼物，并且拥有在一个太平地区里边的繁盛的貿易，但是他竟傾其所有，完全由于穷奢極乐而花費掉了，只是花費在建筑一座聖殿的那部分錢除外。这样看来（他們說），倘使由这样公正的一个君王所积累起来的这样多的財富，只能做这一点事业的話，那么我們对于别的国王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又将抱什么希望呢？沙达那帕魯斯王将一千万鎊留給杀了他的人們。大流士王将二千万鎊留給了征服了他的亞历山大。尼罗皇帝，本已承襲很大的一宗遺产，又从他的最善良的人民那里榨取了很多的財富，但是对于他的卑陋无耻的阿諛者和那种不值一文的人，却要虛擲一千二百万鎊，致使在他之后的加尔白皇帝，将那些賞賜撤銷了。一个国王有了金錢儲备以后，就会厭恶和平，蔑視他的邻友和盟邦的友誼。他不但要从事不必要的战爭，而且还要从事險恶的战爭，以致毁尽和（有时）傾覆了自己的一切財产。所有这些，加以这一类的其他各种軟弱无力的論証（为簡括起見，我就不提这些論証了），倘使是正确地加以理解的話，根本就沒有反对明智和有远見的国王們对于財富的合法的集聚与积累的意思。

因为首先，誰还不知道那些由于賞賜从厚、花費从寬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和显貴的名人們，大概用的都是从敌人那里掠夺来，而不是从自己的箱櫃里拿出来的无損于己的白得之財呢？与此相反的，还有一些国王，不知未

雨綢繆积貯財富，或者是在拥有財富的时候，将它任意都揮霍掉，他們将来总有一天要忽然遭到貧困和艰苦的；因为沒有什么使人败落得会象濫行布施而又缺乏布施的方法那样快了。并且所罗門王的例子就是这样，虽然他的財富多得无法計算，但是他却使他的人民背上了过分沉重的負担，甚至(由于这个原因)使其中有許多人起来背叛了他的兒子里和巴安，使他把領土的大部分都丧失掉了，因为他被一些年輕的顧問大大地引导錯了。所以一个国王，凡是不去压迫他的人民，而却能維护他的財产和权利，同时不使自己墮入貧困，为人所耻，为人所恨和受到危險的，一定是要积累財富而又勤儉节約的。为了更进一步地証明这点，我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例証，不过我認为沒有必要，所以在这里就不提了。

濫化濫賞一定要带来貧困，使人想入非非，設法榨取金錢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去。

我还要說的仅仅是加添一条应該遵守的必不可缺的規則：就是当我們必須筹集較多于从經常的賦稅而来的款項时，我們就应該按平等的原則办事，方可免遭人民憎恨；因为除非他們的献納是大家所認可的，否則他們是决不会心悅誠服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創立了議会制度乃是政府的一种高明政策，憑此就可以使貴族必須对債务負責，可以为平民弥补他們所受到的損害，同时也可以使国王不致偏袒某一方面，而对双方都能討好；所以結果是可以使国王与他的屬民，能够同心同德。此外恐怕我們就不能更有見地的为一个国家的公共安宁，或者更周詳的为一个国王的安全，再想出任何其他的方法了。国王通过議会也可以有了便利，讓别人去处理惹人憎恨的事情，而由自己来处理討人欢心的事情。

# 第十八章　一个国王每年适于积累多少財富

我們已經在上面指出，国王的經常的和特殊的进款和有了該款后的便利，以及只有那些国王能够必然地和大公无私地向自己的人民征收特殊的献納。現在我們还要研究的，就是每个国王每年适于积累多么大的一分財富。这樁事情，初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凡和容易的。因为一个国王倘使每年有二百万鎊的收入，并且只化了一百万鎊，为什么他不应該将另一百万鎊积存起来呢？的确，我必須承認，这种办法，在处理私人的資財和进款上，是司空見慣的，但是在处理国王的事务上那就大不相同了，因为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情形。因为，一个国王的收入虽然是很多的，可是如果国家所得的利益很小，那么国王每年适于积存的財富的准則和比例也就应依后者而定；因为倘使他积聚的金錢大于对外貿易的順差数値的話，那么他对于人民就好比是在羊身上吸血而不是剪毛了，那么，由于以后羊死而无毛可剪之故，他也必将与他的羊同归于尽。为弄清楚这一点起見，我們假定一个国家靠着自然物資和技艺而致富，甚至富有到可以靠着貿易而得到供应本国用的外貨，同时每年还可以获得二十万鎊的現款。其次又假定国王的全部收入是九十万鎊，他仅花費四十万鎊，因此他每年可以在錢櫃里积存的現款，就比全国从外国人身上由对外貿易而获得的利益多三十万鎊。那么，誰还看不清楚，这样一个国家的所有貨幣，一下子就都成

**对外貿易一定会使一个国王每年所积存的現金有一定的比例。**

为国王的財富了，而其农业与工业的生机就必因此丧失，并且公共財富与个人財富也必将同归于尽呢？可見一个要想积存大量貨幣的国王，必須想尽一切良好的办法，来維护和發展他的对外貿易；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使他达到他的目的，而且还可以使他的屬民更有利于他地富裕起来。要知道，一个国王之所以被人視为强大过人，与其說是在于他的錢櫃里存着的大量財富，还不如說是在于他有許多既富裕而又心悅誠服的臣民。

一个国王的屬民如果沒有經营多大的对外貿易，他就不能积累多少錢。

但是我們在这里一定会遇到一种相反的意見，也許認为这种幅員不大的国家（就是我在先已經說起过的）却与强大的国王的領土毗連的，那就只好对它們的屬民征課种种特殊的税款，憑此每年就可以获得極多的进款，而且对于任何外来的侵略，也就可以应付裕如了。然而这类国家与外人的貿易，是不会大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使它們的出超数値或所得利益，除了自己开支以外，每年还足以将半数积存起来。

对于这一意見的答复是：这样的国家仍是应以对外貿易的收益为积累財富的准則。这种收益每年虽然并不很多，可是在一个長期持續的和平时期里，如果經营得当使之生利，那么这笔錢就将积少成多，以致能够維持一場長期的防御战，可以使战爭結束或轉移目标。而国王的一切收入，也无須都用現金积聚起来，因为他們还有同样必需和有利的方法，可以使他們致富和强大起来。那就是将原来是由人民身上取得的每年进款中的一大部分，一直不断地散發到人民中間去，譬如雇用他們来制造战艦及其附屬的一切設备；建筑和修繕要塞；收購足够一年（至少）吃的粮食貯存在各省的倉庫里边，俾得防止一

个国家所不能不注意到的偶或有之的缺粮危机；兴建銀行，使他們的人民可以增进貿易；紀律严明地来維持那些向他們領受薪餉的旅長、排長、兵士、将官、海員和其他在海上和陆上的工作人員；購置东西装滿他們的倉庫（在各要塞地方）并且要有充裕的火藥、硫磺、火硝、子彈、大炮、滑鏜、枪、劍、矛、鎧甲、馬匹和其他許多这一类的作战用的东西。

战爭用的軍火应該在国内各地都貯备好了，以防在一个地方受到由于奸詐而来的全部損失。

这一切将使他們令外人生畏，而为国人所爱，尤其是倘使所有这些东西（尽可能）是出之于担負每年献納的本国屬民的材料和工业品，則更是如此；因为一个国王（在这种場合之下）正象人身体里边的胃一样，倘使它一旦不能起消化作用，也不能将养料分送到身体的各部分去的話，那么它立即就要破坏那些部分，而同时也毁灭了它自身。

由此我們已經看到，一个小国也可以在各种必需的供应貯备上，积存大量的財富，其实这就是国王的珍宝，其貴重的性質，并不下于他們的現金，因为在需要的时候，它們都是已經准备好了的，并且如不这样，在千鈞一髮之际来不及（在有些地方）准备軍火，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一个在有急需的时候买不到东西的国王，是和一个沒有錢去买东西的国王一样貧困的；因为，虽然現金被称为战爭的命脉，可是那是因为它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和地方供应、統筹和調动人力、食料和軍火。倘使这些东西，在需要的时候得不到供应，那么我們拿着我們的現金能做什么呢？許多管理得很好的国家考虑到这一層，都非常小心謹愼，将这些供应品都准备好，特別是威尼斯人的那些倉廪和堆棧，及其著名的兵工厂等，都是以建筑的雄偉，海上和陆上用的軍火貯备的充裕，工人众

多，技术的多种多样和优越以及国家的秩序等，著称于世的。这些都是国王們所应看到和仿行的極好的和珍貴的东西；因为倘使只有威風而无充足的实力貯备，就沒有力量保証必要的供应了。

# 第十九章　論来自自然財富和人为財富的某些不同的結果

在本書第三章的最末一段里，关于自然財富和人为財富，我已談到了一些，并且已經指出技艺到底能够在大自然上增进多少財富。但是我們还需要将这些細节，分别加以討論，以便洞悉它們在一个国家里边的各种作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或者可以从土耳其和意大利两国，或者从其他一些遙远的国家的例証里，作出一些比較。但我不拟将范圍弄得如此之广，因为在大不列顛和低地国的各联合省里就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說清这樁事情。所以，首先我們就簡括地从英国說起，并且我們只是用一般的說法，来指出这一著名的国家的种种自然財富，及其对于人民的習性和这个国家的力量所产生的一些主要影响。

英国的广大、美丽、丰饒；由为数極多的善战的人民、馬匹、船舶和軍火构成的海陸力量；有利于国防和貿易的地形；許多口岸与港口，都是敌人难以进来，而便于本国居民的財富如上好的羊毛、鉄、鉛、錫、番紅花、谷物、食料、兽皮、蜜蜡和其他自然資源出口的便道；倘使我們对上述这些予以充分的考慮，我們就将發現我国是能够称

霸天下的。試問有哪一个强大的国家，还能享有更大的光荣和利益，象我們那样綽有余裕和得天独厚地拥有一切的东西，可以供应粮食衣着以及战爭和太平时候的需要，而且不但可以充分滿足本国需要，还可以供别的国家用，从而每年就可获得大量的現金，使幸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呢？因为經驗告訴我們，虽然姑且不提苏格兰，單是这一个国的消費就已很多，但是我們国貨出口的价值，通常每年就有二百二十万英鎊，也許还多一些。所以，倘使我們不是这样超乎一切国家之上地爱好摆場面，奇装异服，和花天酒地的生活的話，那么有一百五十万鎊，就滿可以解决我們的非必需品（我是要这样称呼的），如絲織品、糖、香料、果品和一切其他的东西的需要了。所以这样每年还可以节存七十万英鎊的現金，使这个王国在短期間內就大大富强起来。但是我們所享有的这种富裕生活，竟使我們成为沾染恶習和漫无节制的国民，不但将我們自己的資財都浪費掉，而且对于許多其他財富，也不加爱惜、毫不在意，以致受到可耻的損失，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領海上的漁业就是这样。它的重要性并不下于我們向外人輸出和銷售的其他物資，而同时（由于不安分的无所事事）我們的大批人民却行騙，訴苦，盜劫，吊死，求乞，憔悴和死亡；其实这一些人可以因为有了这笔資財并靠它来維持而大大地增多起来，从而更进一步地增进这几个王国的財富和力量，尤其是在海洋上，以便保障我們自己的安全和使我們的敌人畏惧。勤劳的荷兰人的努力結果，为我們提供了这种事实的充分証据，那对于我們是莫大的羞耻，并且簡直就是危机，倘使我們不及时加以防止的話。因为当我們抛弃了我們一向从事的

英国通常受到外国人譴責的无所事事的結果。

光荣事业和学术鑽研而只求享乐，并且近年来将自己沉湎于吸烟和酒肉里边，象行尸走肉一般，終日以吸烟和举杯相庆为务，直到許多人已經死在眼前了。而我們所說的那些荷兰人却差不多已經完全摒弃了这种下流的恶習，同时吸取了我們經常在海上和陆上發揮得很充分的傳統的勇敢精神，并且特別是在他們的防御設施方面，虽然他們現在毫不表示謝意，甚至連这件事都不肯承認。

荷兰人的忘恩負义。

一切这些事情的总結是：我們在吸烟、喝酒、宴乐、奇装异服和把我們的时間濫用在偷安和享乐（这是天道和其他国家的習俗所不容許的）方面的普遍的墮落，已經使我們在身体方面毫无丈夫气，使我們的知識欠缺，使我們的財富貧乏，使我們的勇气低落，使我們的事业遭到不幸，并且使我們为敌人所輕視。关于这些奢侈浪費，我还要多加叙述，因为这样便将使我們的財富，即本書全部論述的主題，大量地浪費掉了；并且我們的財富，的确是使一切基督教国家既羨慕又畏惧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論題，倘使我們只要在我們的大自然上加以技艺，在我們的自然資源上施以劳动的話。而我們对此的玩忽輕視，已經使別的民族，尤其是荷兰人，获得了至堪重視的利益，那就是我要在下面簡括談到的。

但是我要先行提出，我对于我們的衣着的意見。虽然这个国家的最大部分的財富及其貧民的最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在于制造衣着方面，可是我們或者还可以更多地从事于耕种和捕魚事业，而不是这样地完全仰仗紡織品的制造，使我們得以更进一步地富裕、安全和获得利益。因为在战爭的时候，或者因为別的事故，倘使有的外国国王，在他們的国境之内禁用我们的紡織品的話，恐怕立即

就要引起許多困难和危險的騷乱，尤其是我們的貧民，当他們不能維持一般的生活时就要如此，而他們的劳动如果是分用在上述的各种工作上的話，那就不至于这样容易地使他們遭受到这种困难了。这样一来千千万万的人就能够在战爭的时候，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尤其是在海洋上面。这样，我們就丢开英国，去談尼德兰的联合省罢。

因为富强使一个民族沾染恶習和沒有远慮，所以貧困和不足就要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开动脑筋和勤劳努力。关于后者，我可以举出許多基督教国家做例子，虽然它們在自己的領土里边几乎可以說是一无所有，可是它們竭力想法与外国进行貿易，因而获得了極大的財富和力量，現在其中最引人注意和最負盛誉的就是低地国的联合省了。自从它們擺脫了西班牙奴役的束縛以来，它們在一切合乎人道的政策上已經有了多么惊人的改进？它們已經得到了多么大的資財，居然可以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的暴力相周旋而护衛自己的自由？并且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由于它們在商品貿易上的繼續不断的努力而換来的嗎？它們的那些省，难道不是因为成了基督教国家大多数地方的軍火倉庫和商品堆棧而增进了它們的財富、航运、海員、技艺、人口；并且公共收入与国产稅，难道不是因而增多到了一种惊人的高峰了么？倘使拿他們現在的情形与隶屬于西班牙的时候相比，他們就好象不是原来那个民族了。因为任何人都知道那些省在西班牙人統治之下的情形，是多么恶劣和混乱，西班牙人对于他們的进取心施加的阻力，可以說是大于推动的力量的。而这些近邻的君王，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見，在一个短时期之內将这些省再恢复到它們先前的样子是不难的；的确会如此，倘使

荷兰人的进展和努力。

那些乐于支持荷兰人的国王是要坚决地抵抗西班牙人的。

西班牙人是这些低地国的唯一的主宰的話。但是我們的探討，只是要指出那些变革的方法，找出荷兰人的財富及其强大的主要基础就够了。因为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这样小的一个国家，还沒有我們的两个最大的州大，自然財富、食料、木材或其他在战爭或和平时期所需的軍火都少得微不足道的，但它竟綽有余裕地一切都有，甚至除了滿足自己的需要（那是很大的）之外，他們还能够并且已經将船舶、大炮、繩索、谷物、火藥、子彈以及其他种种貨物出卖給其他的国王，而这些东西都是靠着他們在努力經营貿易而从世界各处收集来的。在这样的进展途程中，他們在挤掉别人（特別是英国人）方面所起的破坏作用，在程度上并不低于他們在力圖自强方面的积極性。同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超出我們所說的这个目的（就是他們和西班牙的战爭），他們以之为基础的只不过是在我們的皇上的領海里可以任其捕魚而已。可是这一点基础，实在就是海上和陆上的財富和力量的一种極大的資源，正象罗伯特·喜科克和托別斯先生以及其他的人已經印行的可供他們閱讀的表册所一一指出了的那样。并且他們的国家委員会在其宣言上，对于捕魚事业的价值已經很有見地地这样指示：偉大的漁业和捕青魚业是应居首位的行业，而且是联合省的主要金矿，因为千千万万个家族，人家，手工艺，貿易和职业是靠它来推动，維持，并繁荣起来的，尤其是駕駛和航海事业，无論在国內或国外，都是大受重視的。此外还有許多貨幣收入，将与这些省的資財，护航費，关稅和种种收入的增加而俱增。接着，在国家委員会的宣言中还詳細地談了很多，目的都是在于維护我們談到的捕魚事业的。联合省沒有这

只是講政策而不求老实。

1624年7月19日政府在海牙的宣言的一部分。

項事业是明明不能長期自主独立存在的。因为这个基础倘使是沒有了的話，那么它們在海上的和陆上的財富和力量的全部建筑就都要垮了。因为它們的一切航运事业，就将立即衰落下去，它們的收入和关税就会大为縮小，它們的人口就将因为缺乏維持生活的資料而減少了。因此国产税的收入一定要受到損失，同时它們对于**东印度群島**和其他各地的其他一切貿易也必定一蹶不振。所以，这些尼德兰人的光荣和力量，完全得自我們的**皇上的領海里的青魚、鰵魚和鱈魚**的身上。所以我們还要弄清楚，它們这样地在海上捕魚，究竟是憑着什么权利或名义，并且它們怎么能够排斥一切别的国家而占为己有并且还坚持不放。

要解答这两个問題并不困难；因为首先，依照尼德兰的一位作者写的"公海"来說，它們也不能享有在我們的皇上的領海上捕魚的权利。因为除了理由的正当之外，还有其他的国家可以作为例証，我只想說，能否享有这种权利，只能靠刀劍来决定，而不是靠談判决定的。我十分相信魚是可以任意来去的，但是我却不認为荷兰人是无須得到我們的皇上的許可就可以来捕魚并将其带走的。**也許这是一种好的策略**，**只要他們一心一意与英国同盟并且与西班牙作战**，**我們就姑且任其如此并且允許他們捕魚**。但是倘使西班牙人象先前一样仍旧是联合省的主宰的話，那么与这些省切身有关的就是不能放弃它們自己的权利，并且要善于利用这种权利来增进它們的財富和力量，以便能够抵抗那个强敌，正象尼德兰人現在所做的那样。并且因此就很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單是憑这一点，它們就不得不一直承認，它們与英国的坚强的同盟关

金錢和捕魚事业的比較。

系是超过其他一切国家的，因为沒有一个国家能有这样好的資源，可以予它們以这样有力的支持。同时西班牙人也不可能（倘使他們再度拥有那些省的話）靠着金錢的力量，再行建立一种新的基础，扩展他們在海上或陆上的力量，以及利用这些省又从屬于他們的便利条件，来进行更甚于現在所能干得出来的滋扰挑衅了。因为一切国产稅和其他公共收入所賴以維持的那許多船舶、工艺和人民的立足的基础，貿易事业和生存条件，乃是工作的机会而不是那个地方，乃是富饒的漁业而不是那一片貧瘠的低地。并且这种工作机会倘使沒有了的話，那么一切上述的賴以存在的因素也必定在極短的时間之內解体和失去作用。因为，虽然我承認貨幣的积累，可以使他們得到原料（那是他們需要的），并且所有的工匠也可以替他們建造船只，可是待运的貨物和維持他們生計的东西在那里呢？倘使在貿易上所运送出去的东西，只不过是貨幣，那么所需的船舶，豈不是少得可怜嗎？不然，倘使必須为了不測的战爭而維持这么多的船舶的話，那么豈不是要再来一个东印度群島才好，并且这样，荷兰人現在因有漁业和从屬于漁业的其他行业所用的那許多船只和人，豈不是連十分之一都維持不住了嗎？但是倘使还有人說西班牙人如果是一切低地国的主宰的話，那么他們就无須支出現在的这笔战爭费用了，而且因此或者就要将目标轉移到我們身上来了。我們的解答是：当国王們派遣大軍到国外远征别的国家时，他們为了自衛，就必須同样地增加他們本国的支出和力量；并且我們还必須考虑到的，就是倘使西班牙人要对这些国家有所企圖，他就必須在运輸方面消費一大部分財富，因此侵略力量登陆的手段——

財力和人力——現在就远不如低地国了。我們非但应該注意外来的侵略，而且还应該經常作好抗敌的准备，倘使我們的財富和力量，无論在海上或陆上，都是由于拥有和从事我們的捕魚事业而大大地增加起来的話；至于这一特殊之点，我在以后得有机会的时候还要說一說的。現在在这里我只要再談一点意見，就是倘使西班牙人是尼德兰全部的唯一主宰的話，那么他們就一定要在海上經营大量的貿易，以供应那些国家的一般需要；因此在战爭的时候，我們就有办法天天夺得很多他們的財物。其实現在西班牙人在这些海上只有少得几乎沒有的貿易，但却竭尽所能来使用他們的战艦；他們只是截劫別人，而我們是一再遭受巨大損失的。

現在談一談第二个問題，就是这些荷兰人是否能够排斥一切別的国家，而将此項漁业占为己有并且还坚持不放。但是很可能是，荷兰人現在虽然唯一主張的是要有自由捕魚的权利，好象也讓其他一切的人，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似的；当然，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倘使要想与他們一塊捕魚或侵占他們的地位的話，那么他們就将而且也能起而保衛这个藏金之窟，以防最强大的进攻力量——只有英国除外，因为它的港口和內陆以及其他日常补給，对于捕魚事业即使不是絕对必需的，也都是極其有利的；并且英国在海上的力量，是能够（在短时間之內）将这种捕魚工作打乱和完全破坏的，倘使局势是到了象上面所說的那样紧迫的話。如果荷兰人，在海陆两方，都要与一个較强大的敌人相周旋，那么有誰如果只是認为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否定了其他一切因素，他的看法就不全面了。我們还必須郑重考虑的，就是他們的力

量是由何而产生的，并且如果其根一經摧毁，那么全部枝叶也就将立即枯萎的。所以，如果只是依照他們由已有的貿易和收益而获得的現有力量与財富，来权衡或估計他們的价值，那就错了。因为，虽然这是远远多于其实际所有的，但是这一切資本是立即会在对付一个强敌的花費很大的战爭中，都消耗凈尽的，同时多事的局势会終止或者有所轉变，如果这財富本身(那就是在我們的皇上的領海里捕魚)，不准荷兰人再染指的話，因为这乃是荷兰人的力量和幸福的实际基础。联合省(我們知道)是象一只披着借来的美丽羽毛的漂亮的鳥一样；倘使每一只鳥都要索回它的羽毛，那么这只鳥就要一絲不挂了。同时我們也从未看到，荷兰人曾經在他們的最重要的关头曾象英国人那样，常常是并不妨碍自己的經常航运事业而有那么多的战艦。不錯，荷兰人的确有数也数不清的用来捕魚和运載谷物、食盐等等的不怎么好的船只，为的是供应自己的食料和貿易之用，还有一些这样的船只，是运載木料、厚板、木板、柏油、苧麻、树脂、亞麻、桅竿、繩索和其他軍火，再来建造大批大批的船只，船之于彼就同犁之于我一样重要；他們的船舶，如果不是鼓足干勁，无时或息的，他們的人民就都要餓死。所以他們的船舶就不能，甚至在一个極短的时間內也不能离开他們的航运事业(我們就不是如此，倘使是在必要的时候)，否则一切就将同归于尽。因为他們的人民大众每天要靠这来維持生計，他們做一天吃一天，使大量的国产税和其他維持国家自身的公共收入都能有恃无恐。他們的船舶，的确是不坚固的，也是不适于作战之用的。而在它們恰当地用在捕魚和貿易上时，它們却要成为海上强敌的一笔横財或

尼德兰人的犁。

一宗战利品，正象他們在丹刻克的一个穷困的小鎮附近所局部地遭受到的情形一样；尽管他們以大量的开支来准备战艦，强大的护航艦和其他良好措施，繼續不断地来防止这种禍患；但是倘使因为一个更为强大的海上敌人，迫使他們不得不增加一倍或二倍的开支，那么我們就很可以怀疑，他們是否能有資財一直繼續下去，尤其是当他們賴以为生的捕魚事业，或許会受到（我們的）阻碍的时候。

只依感情或傳統說話而不从理性出發的人們。

这些，再加上其他种种情形，常常使我覚得奇怪，就是有时我竟听到荷兰人，不知天高地厚地妄自夸大，而有許多英国人也妄信妄从，以为联合省就是我們的炮台、堡壘、城牆、外堡和說也說不尽的一切，甚至是沒有了它我們就不能在西班牙軍队之前殘存多久了似的。

荷兰人的主要靠山乃是和英国的巩固的同盟。

其实**我們才是他們的幸福的泉源，我們流了自己的鮮血，为了战爭和和平，为了貿易和財富，为了軍火和人民使他們受到保衛；而他們自己的人民，因而得以征服东印度群島而无后顧之憂，同时还从我們的怀抱里获取丰盛的貿易成果。**这种貿易，倘使是屬于我們自己的（因为我們有权利和力量这样做），它将使我們的人民，因为有了維持他們的这一良好的富源而能大大增强，使我們完全能够抵抗最强大的敌人，同时还可以使千千万万的荷兰人，因为沒有更好的生計而不得不来到这里投靠我們以求生存了。那样一来，我們的許多已經蕭条了的海口市鎮和城寨，立即又将修建起来了，并且居住在那里的人們，将比先前他們在最好的情况之下时更加富裕。并且这些力量这样地团結起来了，便能够时刻有所准备，有把握和精神奋發，免得讓一股强大的力量分散着，常常要迟誤，要不务正业，并且还要有其他各种猜忌。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我們不应該

不过問，而是应該完全知道的，幷且在必要的时候，我們还应全力以赴，同时还必須时时注意保持我們的力量，免得中了荷兰人的(在某种合理的借口和金錢的誘力之下)詭計，就象他們近来在苏格兰所做的一样，居然获得了一种特权，可以在奥克地群島中的那个居优越地位的留伊斯島上居住和建筑堡壘。該島的位置、港口、漁业、土質的肥美、面积之大和其他种种有利的条件，就可以使他們能够(在短时間之內)出其不意地侵略这一带的国家，甚至可以抵抗我們的皇上的最强大的軍力。同时由此他們的船舶还可以无往不利地往返于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島、西班牙、海峽群島一带和其他許多地方而不經过我們的皇上的狹窄的領海，可是現在我国在那里是处于極大的有利地位的，可以去拦劫他們的船舶，阻止他們的最有利的貿易，使他們立刻就会灭亡。可見(正如他們所完全了解的)比起任何別的国家来，我們对他們就有更大的束縛和权力。幷且上面所說的留伊斯島，都是在私人的名义之下，和向苏格兰的那些偏远地区發展商业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取得的；可是，归根结底，在这一工作有了任何可观的成果之后，无疑地所有权和力量，当然都会归于其国家主宰和国家委員会。我們也都知道，他們近来在东印度群島所获得的許多有很大潛力和財源的地方，都是利用商人的名义和財力得来的，所以他們在那里的行动，也幷未引起人們注意，在世界上幷未臭名远揚。可是他們一旦达到了他們的目的，恐怕就要引起一种与我国有特殊关系的后果；所以我們要小心謹愼地注意他們的步驟。因为众人皆知他們是要想效法那又勇敢又有政治手腕的馬其頓統帅腓力的榜样，而他的座右銘就是：在武力

在武力不能取胜的地方，尚可以金錢来取胜；荷兰人就希望如此。

不能取胜的地方，常常就用賄賂和金錢来腐化那些可以使他成功立业的人。就是由于采用这种政策，他才打好一个帝国的基础。幷且当荷兰人对于他們在东印度群島的种种企圖和其他詭計多端的計划，都是这样順利地得到成功的时候，試問除了使我們知道他們也是要想建立这样的帝国以外，还能是什么呢？难道我們不知道，他們本国是小得不能容納这样一个人口日益增多的民族，甚至在船舶和海上都住了大批的居民嗎？可是他們的人口还是要繁殖的，試問他們是否因为无須从事于他們自己的战爭，从而靠着貿易和工艺使国家和他們自己都能致富呢？同时許許多多外国人，就因这种政策的吸引而来至其地，替他們当兵，于是他們的通行税的收入，也相应而增加得更多了，幷且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巧妙地計划好了，甚至外来的兵士虽然待遇頗高，但是一切他們所得到的都将在当地再花掉的；因此所有的財富，仍将留在他們本国，而这些替他們尽了这样大的义务的外国人却幷未取走任何一点財富。

我曾听到有些意大利人，又明哲又确当地討論到英国的自然力量和財富，他們認为那是举世无匹的，倘使我們（只要部分地）也能采用欧洲一些别的国家極其普遍地采用的政策和尽到他們所尽的努力的話。同时他們很感惊奇的，就是我們的种种思想和猜忌，只是集中在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强大方面，从未对尼德兰人有所疑惧，而是常常将他們視作最好的朋友和同盟者。其实（正象他們所注意到了的一样）在一切基督教国家的人民里边，再沒有人比他們对我們的海外和本国的航业和貿易有更大的破坏、損害和压力了。幷且这不仅是在我們的皇上的領海

里边的繁荣的漁业(我們已經加以叙述了)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我們国內的城市与城市間的貿易上，在我国制的絲、毛和其他工业品方面，也都是如此。可是在他們的种种工艺方面，他們从未予我們以工作或学習的机会，而老是(依照着居住在土耳其和基督教国家各地的犹太人的風俗)閉关自守，不与异族人相处。所以我們确实可以这样的看待荷兰人：虽然他們是和我們在一塊的，但是他們，即使是在我們自己的国家里出生和养育起来的，都不是屬于我們的；因为在他們的心臟里边連一滴英国人的血液也沒有，所以他們仍将是屬于荷兰的人。

关于这些尼德兰人的驕横无道和野心勃勃的一切努力，我們还是可以再說一說的，就是照着这种情形看起来，他們恐怕还抱着一种希望，要想在将来可以所向无敌，倘使不受到制止的話。并且我們还可以說得更多一些的；就是在处于有利的地位和有力量来干的情况之下时，他們在流血、貿易、和其他利害关头上所干出来的又殘酷又不講道理的暴行(特别是对于他們的最好的朋友——英国人)。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已經刊行公布而頗为世人所重視和艳羨的。所以我将由此作出結論，而我对于所有这一切的結論就是：这些联合省現在带給西班牙人的，倘使不是威吓，也是一种很大的麻煩；可是以前，这些联合省也不过是屬于西班牙人的一个負担而已，并且联合省倘使仍屬于西班牙人，恐怕情形仍将是如此。至于其所以如此的理由，我本来是可以进一步說一說的，但是为了适可而止起見，若要再多說，来指出自然的和人为的財富所产生的不同的結果，恐怕是不相宜了。自然的財富，虽然是最可貴和最有利的，但是因为它总是用之不

竭和取之必有的緣故，所以反会使人不去爱惜，只知自滿和任意濫用；而靠着人为努力而来的財富却是警覚性、文学、艺术和大政方針的催生剂。所以我的願望就是如此：既然英国所享有的自然財富是綽綽有余，并且对于人为的財富也是完全能够掌握的，所以我們就应努力，采用妥善的方法将二者結合起来，改正我們的懶惰恶習，并且使这几个著名的王国的光荣更加光大。

# 第二十章 可以編制我們的对外貿易平衡表的慣例和方法

現在我們已經充分地証明了我們的对外貿易平衡表，乃是衡量我們的財富多少的眞正尺度。我們尙須討論的，就是要指出这种平衡表，是由什么人和用什么方法来編制，才可以使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知道，我們在这一重大事业上，有了进展还是退步了。在这一方面，我們英国海关的官員們，是唯一适合做这种工作的人，因为本国所輸出和輸入的一切貨物他們都有帳可查。虽然他們(的确）不能将別人購自我国或从海外买来的貨物，絲毫不錯地估定它們的成本和其他費用，然而他們只要根据关稅表册，畢竟能够作出一种姑且可以令人滿意的估价，以备查考之用。因为我們并沒有希望根据这一种計算，就能够作出絲毫不差的平衡表，只要所差之数不太大就行了。

我們对于我們的出口貨和进口貨必

現在先說我們的出口貨罢。在我們已經估定了它們的原始成本以后，我們在这里还必須再加上百分之二

十五的运費、保險費和利潤等；至于我們的无須对皇上交付关稅的象魚类等出口貨的价值，可以用我們已經用而且还可以繼續用的适当的考察方法比較容易地計算出来，也就是根据这类出口貨的增加或減少的大势来观察；依現在的情况来說，魚类每年出口的总值就是約計十四万英鎊。此外我們还須在我們的出口貨的价值上再加上一切用于皇上所發給的貿易执照的費用。 須怎样估值。

第二就說我們的外貨进口罢。海关表册的用处，只不过是替我們指出数值的多少而已；因为我們决不应該按着进口貨到了我国以后的价值計算，要知这是貨物在原产地的买价以外又已加上裝載到我們在海外的船舶上的所有費用了；而此間商人的盈利、保險費、运輸費、关稅，各种征課和其他种种的稅捐等，都是要大大提高我們使用和消費这些貨物时的价格的；只是这些費用，不过是在我們自己之間从这一手轉到那一手而已，外国人在这其中是沒有份的。因此所說的我們的进口貨的价格就应該比它們在我們这里所定的价格減少百分之二十五才对。并且虽然这个数額，似乎对于从低地国和其他近邻地方来的許多貴重商品是过大一些，可是当我們就商品的总額以及来自远方国家的貨物，如我們所用的胡椒——它在东印度群島的价格加上其他各种費用，也仅合四辨士一磅，而它在我們这里的估价是合到二十辨士一磅——而論，就会覺得这一个百分之二十五的数額，并不是不合理的。因此，当一切都按折中的办法去做的时候，則其估值的方法，就应該照上面所說的一样才是。所以在进口貨上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估值慣例，就会在貿易的差額上产生一个極大的錯誤，因为依着这样的計算

东印度群島的貿易之大不但是大在它自己身上，而且使我們的其他貿易也比先前大得多了。

方法去做，則我們今年从东印度群島輸入我国的一万包胡椒的价值就几乎要有二十五万鎊了。其实全部的胡椒，在我国的总賬上所支出的并未超过五万鎊；因为东印度群島的人們并未从我們手里获得更多的貨价，虽然我們在这里买胡椒的时候要付出極其高昂的价格。一切其他的費用（就象我在前面所說的），只不过是在我們自己之間的財物的轉移以及从屬民到国王之間的一种轉移罢了，那是不会使公共財富受到損失的。实际上，所說的胡椒，有九千包已經輸往国外各地了；那么这些胡椒和一切其他外来的和本国的貨物，只要是这样地輸往外国的，就应該按照皇上的税率由海关提高百分之二十或者按照我想来較为接近理想的百分之二十五来估值才行，倘使我們是考慮到要在我們的全部貿易里边，作出一个折中的估值办法的話。

第三，我們必須記住一切由外人輸出或輸入的貨物（在运輸上），是由他們自己来担負一切責任的，所以由于他們的輸出而我們国家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貨物的原始价格和关税罢了。并且对于外人所輸入的貨物，我們必須按本国当地的价格估值，扣除关税，征課和其他杂費。

最后我們还必須特別注意，我們在运貨出国或回国的途中，在海上所受的一切巨大損失。一种損失是要从出口貨的价值上减去的，另一种損失是要在进口貨的价值上加进去的。因为无論是損失掉的或消費掉的，都是要按同一种方法来計算的。同样地，倘使我們的皇上通过匯兌将一大批的金錢，匯到无須我們自己替兵士預备衣食和准备供应的地方去，那么便可以就地購得一切而維持一場国外战爭，我們就完全不必将这笔費用算在我們

的出口里边，而将它加在进口上。因为这笔費用使金錢流出，或者說是阻碍了这样多的一笔金錢的流入。并且我們在这里还要記得，宣教士和耶穌会教士，每年在全国各处从反对我們的国教的人們那里募集来大量金錢，他們把这笔錢暗中运到他們在海外所办的大学，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去，而决不会带回任何东西来。所以这种有害的事情，倘使是不能防止的話，那么这樁事情，就必須視作和定为国家的一种明明白白的損失，除非（为要抵償这种損失起見）我們能够想象，或者外国的国王会以这样大的一笔錢，贈給在我国接受此种恩俸的人士，以期获得他們的同情或情报；这是有些国家視为良策而不惜用重金来購买的。这样得来的收入当然是明明內藏阴謀的东西。

**两种都是有害的矛盾。**

还有其他一些瑣碎的問題，似乎是与这个平衡表有关的，而所說的英国海关的人員，却未能予以留意并記入賬內的。例如旅客的費用①，送給大使和外国人的礼物，不經过海关的一些走私进来的貨物，外国人在这里由于貨幣的兌换和再兌换，由于貨幣的利息，由于替英国人的貨物和生命保險等所获的利益——这些收益，除掉他們在这里的生活費用之外是微乎其微的。此外，还有由身居外国的英国人所享有的与此相同的种种利益，也足以抵償以上这一切的利益了；所以在我們編制所說的平衡表时，它們并不占怎样重要的地位。

---

① 按旅客費用分为二种：本国人去外国旅行的費用与外国人来本国旅行的費用。前者屬"无形輸入"項目 后者屬"无形輸出"項目，也即前者屬支出項目，后者屬收入項目。——譯者

# 第二十一章 根据一切讨论过的有关现金输出或输入问题的结论

上述的关于我国因与外人通商而致富和增加现金的结论，概括地说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国对外贸易上的固定不移的准则：凡是我们所输出的商品，在价值上是少于输入我国的外货的话，那么我们的币值，在汇兑上是要被压低的；而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我们的币值就要被提高，但是让外汇率提高也罢，减低也罢，适得其平也罢，一同下降也罢；让外国的国王们将他们的铸币加重也罢，或者将他们的本位货币减轻也罢，或者让我们的皇上照样去做也罢，或者将货币的重量和成色都保持不变完全与现在一样也罢；让外来的钱币在这里按高于实值的兑换率一律通用也罢；让对于外国人的现金使用法令继续有效也罢，或者予以撤销也罢；让那兑换人拚命蛮干也罢；让国王们专事压迫，律师们专事勒索，放高利贷者专事剥削，浪费的人们专事挥霍也罢；并且最后让商人们能有一切他们在贸易上所要用的款项也罢；所有这一切做法，在贸易的过程中，除了在这一探讨中所提及的作用以外就别无其他任何作用了。因为向国内输入或向国外输出的财富的多少，是取决于对外贸易在价值上的顺差或逆差的。并且这些都是必然要如此的，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抗拒的。所以，用其他各种方法（凡是不以此为目标的），虽然似乎可以使货币暂时流入我国，但是它们（归根结底）不但是妄费心机，而且还是有害的。它们象会将堤岸冲破的狂流，

但是又会突然干涸无水。

那么請仔細看看对外貿易的眞正面目和价值罢：那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国家的荣誉，商人的高尙职业，我們的技艺的学校，我們的需要的供应，我們的貧民的就业机会，我們的土地的改进，我們的海員的培养，我們的王国的城牆，我們的財富的来源，我們的战爭的命脉，我們的敌人所怕的对象。就是由于这些重大的原因，許許多多的治理得很好的政府，都極其重視这一項职业并且精心爱护这种工作，不仅施行使之日益增进的政策，而且还用实力来加以保护，以防外来的种种損害。因为这些国家都知道，維持和保护国家及其財产所賴以支持的事业，乃是一个国家的正当原則。